

著生珠雷熟游

俠綠



常熱雷珠生者

南非武俠人王書

上海華成書局出版
大通書局發行

周

中國本以武俠立國。春秋戰國時代。其道大興。嗣後專制帝王。以愚民政策弱我民族。武俠之風。稍稍戢矣。降至遜清。懦弱之風。深中人心。致召外人以東亞病夫侮我。良可慨焉。今幸革除專制。天下爲公。民族有來蘇之望。國勢將轉弱爲強。黨國諸要人。有見夫東瀛三島。以武士道雄長天下。羣起提倡武術。設立國術院。舉行國術比賽。民氣爲之大振。大通書局主人固亦當世有心人也。夙知小說具有移風易俗改良社會之能力。用倩海虞雷珠生特纂「南北武俠全書」。內容以武術爲

序

周

經以俠義爲緯。取材本清史。叙事有根據。全書都五十餘萬言。雖分十六種書名。而一集至十六集。却又一氣貫注。前後呼應。是誠武俠小說中別開生面之佳本也。書成。索序於予。因識數語以歸之。

民國拾九年五月周瘦鵲序

序

作文。要使無文處而有文。誠屬至難之事。而作小說尤屬作文中難而更難者也。下筆動輒數十萬言。人未必有其人。寫來活躍紙上。事未必有其事。寫來酣暢淋漓。綜一事析而爲百千萬事。綜一人從而出百千萬人。苟非博及羣書。試問從何著筆。蓋不明地理歷史。不足以援古證今。不明世道人心。不足以描寫社會。不明哲學心理學。不足以縷分各界人士之特性。不明法律。不足以判曲直。不諳鄉土風俗。不足以寫各地風景。不多見聞。不足以狀事物。不出戶庭。不足以語天下之大。亦既諸識全備。並須有才足以副之。假令才不勝識。往往文筆不達意。難以一氣呵成。惟才識兼優者。始能日試萬言。倚馬可待。故太史公作史記。必先歷涉名山大川。然後歸而爲文。良有以也。小說雖小道。具有正人心。勵風俗。改良社會之能力。姑勿論一編出世。紙貴洛陽。垂之久遠。祇就編輯家言。役于書肆。每成一書。雖則限時脫稿。不遑細加潤色。然而造意謀篇。亦須刻畫經營。方足

趙

序

喚起閱者之興趣。由是可知小說家言之不易。着筆不獨要於無文處。而有文並須於無是人處。而使之真有其人。無是事處。而使之真有其事。而取材結構。更須兼籌並顧。豈不極行文之難事耶。茲閱南北武俠全書。描寫清初男女俠士之激昂。盜賊教匪之猖獗。有聲有色。可泣可歌。全書一百六十回。首尾一氣呵成。已屬難能而可貴。猶能分析十六集。各冠書名。每集中各有主要人物。分之則爲十六種。聚之則爲一書。並無喧賓奪主之嫌。是誠武俠小說中。別開生面之佳本也。因樂爲之序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趙苕狂序

劉

序

蓋聞小說家言。足以正人心而勵風俗。其叙事也。奮筆直書。略無諱忌。一種大無畏精神。直欲駕修史者而上之。然非胸羅萬象。學識兼優者。殊不足以語此。年來治小說者。多於過江之鯽。出版之書。汗牛充棟。殆未可以指數。雖不無一二精心結構之佳構。而率爾操觚。災梨禍棗者。實亦數見不鮮。甚且曲筆阿世。誨盜誨淫。以求其書之獲售。此項著作。能不令人齒冷耶。吾友雷珠生。悠焉憂之。因有『南北武俠全書』之作。

劉

文筆深入顯出。與史遷之游俠傳相表裏。一以挽著作界曲筆阿世之頹風。一以提倡國術。藉以喚起羣衆尙武之精神。意至善也。書成索序於予。予於國術。在門牆外。毋敢妄加論列。爰就感想所及。書此歸之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十日相城劉豁公序於海上哀梨室

序

趙

世之傳武俠者衆矣。不流於支。則鄰於誕。支則不迫於情理。誕則或雜以神怪。滿紙相斫。隙漏百出。則其思路之窘。筆力之弱。實有以致之。今觀雷珠生「南北武俠全書」之作。何其構思之精。用筆之妙。一無支誕之弊也。既綜合南北諸俠之奇節偉行。以爲節目。復能各傳其聲音笑貌。俠奕奕如生。具此筆力。可以駕風鞭霆。頽雲喝月。是真能傳武俠者。

序

序

趙

矣。至其情節新穎。叙次不苟。尤爲卓絕。因爲誌數語於簡端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

玉田趙煥亭識

駢

序

稗官家言。自古所向。大抵叙一人一事之筆記。觀於虞初志及唐代叢書。信可徵焉。章回長篇。創自何人。雖漫無稽攷。而三國演義。相傳爲漢代某名士後裔所著。深痛乃祖被虜。操所害。特輯是書。揭破阿瞞之奸雄。聊作鞭尸之報。惜無作者姓名。不知出自何人手筆。但嗟嘆既評爲第一才子書。推爲章回小說之鼻祖。誰曰不宜。降至今日。小說家多於過江之鯽。說部之繁。早已汗牛充棟。大別之。不外武俠。社會。偵探。言情。寓言。黑幕等數種。其間除少數名著外。餘皆味同嚼蠟。不足供酒後茶餘之消遣品。只可充作腦弱者之催眠劑。閱之能令人頭昏昏而欲睡。欲求一相仿水滸紅樓夢等善本。幾如鳳毛麟角之不多觀。是殆古人得天獨厚。生有奇才。能成此歷劫不磨之名著耶。抑今人天賦獨薄。才智遠遜古人。盡成此覆瓿之文耶。非也。蓋造物至公無私。今古生人一律。同賦以圓顱方趾之軀壳。博聞強識之腦筋。不過古人閉戶著書。窮年累月。但求工穩。不計時日。往往閱十餘稔而成一書。佈局結構。筆削潤色。不知費却幾許心血。經過幾次增芟。始克成篇。既不急售謀利。亦不借書沽名。置諸案頭。時加披閱。有不妥處。再事改削。如三都賦積十稔而成。宜乎洛陽紙貴矣。又如施耐庵之作水滸也。先圖一百單八人

駱

序

之形像於壁。先按天罡地煞而各冠以渾名。然後憑依各人之狀貌。發揮各人之特性。佈局之初本擬每人作十回。可成一千八十回之巨著。嗣嫌篇幅太長。刊資過鉅。始行變更。初志亦閱十數寒暑而脫稿。至於花月痕。爲蓮幕名士之消閒作品。每成一回。持與居停商榷。改削增芟。既畢。居停特設盛筵。爲之恭賀。堪稱字字推敲。遂成言情小說之絕唱。紅樓夢作者不知何許人。曹雪芹檢得原抄本。展閱十餘年。增刪五次。始成善本。餘如列國志。封神榜。蕩寇志。鏡花緣等。亦皆經歷十餘年之經營。始告殺青。於是知小說之能垂諸久遠。誠非易事也。今之小說家。盡屬寒士。飢寒驅人。不得已向故紙堆中討生活。遑計工拙耶。是爲今本小說。不及古本小說之唯一原因也。海虞雷珠生著作等身名聞海內。今以新著南北武俠全書。丐序於予。全書一百六十回。一氣呵成。析分十六集。各冠一書名。每集各有一主書人物。分之則爲十衆。合之則成一書。並無喧賓奪主之嫌。更覺難能而可貴矣。故樂爲之序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 越州駱無涯

自

序

麥孟華有言曰。俠也者。死其身。以生其心。散其財。以聚其力。亡其家。以存其國人。而不俠。時曰不仁。國而無俠。時曰不國。俠之關係。何若是其重且大哉。在昔我國。以俠稱者。若朱家。郭解。之流。以一匹夫橫行天下。激義憤。雪不平。王侯將相。莫敢櫻其鋒。任俠之風。震盪一時。若聶政之刺韓。隗要離之刺慶忌。專諸之刺王僚。豫讓之報智伯。荆軻之劫秦皇。若數人之行事。雖有公私成敗之分。而論其豪氣。均足以褫獨夫之魄。寒勢惡之心。宜乎司馬子長作史記。不禁低徊慨嘆。而傳游俠焉。嗣後一挫於秦始皇之禁誹謗。坑儒生。再挫於漢文景之主無為。誅游俠。三挫於漢武帝之黜百家。四挫於魏武帝之毀名節。五挫於南北朝之重詞章。六挫於宋慶元之禁黨人。七挫於明太祖之用帖括。其為道也。雖不同。其為患也。則一轍。于是積習相沿。頹靡日甚。任俠之士。幾絕迹於中華。外人遂得以東亞病夫侮我同胞。其恥孰甚。同胞苟無人心者。則已。若有人心。當知所警惕。知所

自序

羞惡澈昂。迅勵發奮爲雄。一雪此奇恥大辱而後已。聞嘗聞美利堅之被
迫於英焉。得一大俠華盛頓。遂得自立民主。雄視全球。普魯士之戰敗於
法焉。得一大俠俾思麥。遂得與民更始。轉弱爲強。法蘭西之割地於普焉。
得一大俠爹亞起。念念不忘國恥。於今稱雄。吾國既得大俠孫總理。提倡
俠世主義於前。更得黨國諸要人扶持於後。則國運復興。自可計日而待
焉。特患積習難返。懦弱之風深。中心真能以身許國。以死任事之俠士
殊不多見耳。大通書局主人。因當世有心人焉。蒿目時艱。就予商榷。編著
是書。用以喚起民衆尙武精神。全書一百六十回。析分十六集。各冠一書
名。驟視之似每集各自謀篇。細按之則百六十回首尾銜接。一氣呵成。故
總名之曰南北武俠全書。內容歷叙清代民族之激昂。官吏之貪污。邪教
之披猖。綠林之豪爽。巾幗英雄之俠義。以針灸當世積弱之病。庶有當乎。
民國十九年五月雷珠生自序於春申益壽廬

綠 俠 目 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小宛失踪辟疆遇盜 | 綠俠援手謝豹喪身 |
| 第二回 | 同投逆旅義結金蘭 | 送入宮廷恩承雨露 |
| 第三回 | 游陀里拔刀警悍卒 | 探清宮飛劍斬巨姦 |
| 第四回 | 捏辭勸義弟伴送長途 | 落魄探遠親誤投黑店 |
| 第五回 | 救孤客血濺郭家店 | 尋盟兄巧遇東蒙山 |
| 第六回 | 綠俠分道會至友 | 玉姑得夢生野心 |
| 第七回 | 白教徒失敗歸巢穴 | 奇男子招災陷網羅 |
| 第八回 | 夜半聞哀啼聲聲凄咽 | 燈前訴禍患語語驚奇 |
| 第九回 | 綠俠仗義救村姑 | 秦豹棄邪作鄉導 |
| 第十回 | 周豪探山聞密語 | 黃俠揮劍破妖兵 |



南北武俠
全書之一

綠俠

著作者海虞雷珠生

第一回 小宛失蹤辟疆遇盜 綠俠援手謝豹喪身

清世祖順治以冲齡入主中華。全仗他的叔父多爾袞統兵入關。盪平李闖。他遂得以七齡小孩。撫有滿漢全境。那知到順治十八年正月。忽然脫離塵世。祇留傳位遺詔一道。以前未聞患病。臨終猶未召大臣入內。托孤。當時各王大臣都說。昨日早朝。皇上康健如恆。這麼今日會晏駕呢。（見清史演義）那時爲掩人耳目起見。居然哭臨舉哀。一時衆論紛紛。都說皇上因爲董貴妃一病不起。就此看破紅塵。逃往五台山削髮爲僧。後來聖祖康熙五次巡幸五台。就是去定省世祖。而東華錄上



又稱聖祖巡幸全爲治河的緣故。揆諸情理。世祖年僅廿五歲。貴爲天子。正當四海昇平之日。豈肯爲着一婦人。拋棄萬乘尊榮。遁入空門。做和尚呢。當時事涉宮闈祕史。無人敢秉筆直書。實則順治是遇刺身亡。被刺原因。却與貴妃董鄂氏有些連帶關係。按董妃卽是如皋冒辟疆的愛姬董小宛。故清史演義載稱妃係南中漢人。被虜北去。沒入宮中。深得帝眷。封爲貴妃。而私家筆記。又稱妃名董宛。又號清蓮。不是小宛。這樁疑案。言人人殊。無從索解。直到王夢阮著紅樓夢索隱提要。指林黛玉爲董小宛。賈寶玉爲清世祖。於是董貴妃卽是董小妃。人人皆知。徵諸張明亮所作的董小宛傳。吳梅村所題的董小宛像詩。冒辟疆自著的影梅盦憶語。皆有蛛絲馬跡。流露於字裏行間。不過小宛怎樣被



却怎樣沒入宮廷。怎樣能得順治寵愛。順治怎樣被刺。種種疑團。從未有人道破。小子偶在友人案頭。得見小宛入宮祕記一冊。語語翔實的。是做小說的好資料。就把牠演成小說舊章。楔子說明。書歸正傳。話說揚州如臯地方。有個名士冒辟疆。生得人品風流。文才出衆。他的故父曾爲明室封疆大吏。故辟都稱爲疆爲毛公子。名震大江南北。他是崇禎壬午科的舉人。當應試時候。和秦淮名妓董小宛。一見傾心。卽以五十金納爲窻室。迎歸如臯。比肩玩月。促膝聯吟。形影相隨。不離寸步。那時的蘇州巡撫陳泰。慕辟疆才名。延入幕府佐理摺奏。小宛相隨至蘇。賃別辟於山塘。一日。陳泰挈眷辟玩寒山寺。泊舟於游疆別墅之前。辟疆遂叫小宛登舟。恭迎陳泰夫婦至別墅中赴宴。當時賓主盡歡而散。



綠 俠 第一回

四

不料後來拆散鴛鴦的禍根。就種因於此。那小宛素善交際。當舟迎候時。先向陳泰禎祗行禮。陳泰一邊還禮。一邊諦視小宛。見她面貌豔的如花。腰肢婀娜如柳。肌膚瑩潔如玉。暗想真是天生尤物。莫怪豔噪一時。稱她爲南朝第一金粉。從此一見以後。陳泰時常和夫人提及小宛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那時李闖迭破名城。直逼天津。崇禎特調陳泰入京。統兵禦賊。辟疆遂辭職。陳泰統兵勤王。那知李闖兵強將勇。明軍當之披靡潰散。京城陷落。崇禎自縊煤山。明祚告終。李闖篡位。纔得三月。那山海關總兵吳三桂。爲了愛妾陳圓圓。被李闖部將擄爲己有。父母皆爲李闖所殺。此仇不共戴天。遂往滿洲借清兵入關。剿滅李闖。於是由順治入關登基。改國號謂大清。吳三桂封爵稱王。開藩雲南。自然



心滿意足。挈着陳圓圓享福去了。兒子拓爲駙馬。清廷待他不爲不厚。不料晚年忽起反心。激成三藩之役。卒爲清廷所滅。未來先說。表過不提。且說順治初年。尙有一班明室忠良。如史可法。閣部等。不願臣事二主。迎宏光帝卽位於南京。勉圖恢復明室。無如大勢已去。非人力所可挽回。及至清廷派兵南征。史閣部率兵迎戰。相持數年。終因兵微將寡。史閣部以身報國。戰死沙場。就此南京由阮大鍼等一班奸佞當權。宏光聲日衰。清廷大學士洪承疇本爲明室重臣。敗降清廷。媚事虜主。他悉史閣部已死。南京可一鼓而下。往見睿親王多爾袞面獻南征之計。那多爾袞是順治的胞叔。和太后古特氏堂堂皇皇。舉行大婚典禮。結爲夫婦。皇上尊他爲皇父。大權盡在他手中。當下聽了洪承疇的面奏。



卽命恭親王帶着降臣陳泰高傑統兵南下。名爲招撫。實則到處屠殺。可憐大江南北的百姓。連年迭遭兵禍。妻離子散。廬墓盡變爲平地。冒辟疆自辭職以後。仍居山塘別墅。及聞清廷派大兵南征。蘇州的富商巨室。紛紛搬家避難。他也挈着小宛搬回如臯故里。住得七八個月。霍地警耗傳來。清兵將抵揚州。統兵將便是前任蘇州巡撫陳泰。辟疆心想。我與陳泰有賓主之誼。可往游說。說得他心響宏光。倒戈殺退胡奴。家鄉就可免遭兵禍。當把心事告之小宛。雇舟趕往揚州。迎候陳泰。在旅館中守了三天。不見陳泰到來。忽聞如臯已被清兵攻破。城中大戶。劫掠一空。辟疆如聞青天霹靂。心想小宛在家。清兵入城。叫她脚小伶仃。怎樣逃遁呢。想到這裏。心頭好像有萬把鋼刀在那裏亂剝。一溜烟。



奔旅館叫車車不見雇舟身沒有沒奈何只好步行還家。一路由大道級級前行。但見迎面逃來的百姓不知道有多少。惟有他一人逆行而前。向許多扶老攜幼啼啼哭哭的難民叢中。邊走邊看。有沒有小宛在內。約摸奔了十多里。已覺汗流浹背。氣喘吁吁。行不得了。只好在道旁石上稍坐片時再走。隔不多時。只見老僕張德。雜在難民叢中汲汲奔來。辟疆連忙立起身來。招手道。張德我在這裏。宛姑娘可曾逃出城來。張德趕上兩步。面客失色的說道。大爺大事不好了。如臯已被清將高傑陳泰佔據。辟疆不等他說出下文。就纔言問道。宛姑娘在那裏。張德答道。很怪的一班辯兵。怎會知道宛姑娘的姓名。闖入大門。就向老奴追問董小宛可在裏邊。老奴尙未回答。恰巧宛姑娘自內窺來。



綠俠 第一回

八

打算同老奴逃出城來找尋大爺。忽然一個戴紅頂子軍官奔進門來。瞅了一眼。就向清兵說道。這個便是董小宛。快拿。於是七八個狼虎似的清兵。就把宛姑娘拖到門外。老奴飛步追趕。只見門外停着一乘小轎。把宛姑娘綁縛轎中。兩個辮子兵抬着飛也似的去了。分明是有心來擄劫宛姑娘的。辟疆聽說。只道陳泰曉得小宛在家。恐被亂兵所污。特地派兵士來接去。否則何用帶轎問名而來。當下就把這理想告張德。主僕倆急煎煎趕回如臯。守城清兵見是居民。並不攔阻。辟疆回到家中。見衣裳什物已搶劫一空。虧得金銀珠寶早已藏入地窖。未曾搶去。便留張德在家看守。他就帶了一包銀子。逕投清營。請謁陳泰。衛兵答稱大人回京去咧。辟疆早防他們拒絕。連忙把一包碎銀遞給衛兵。



道。這些兒孝敬兩位老哥買酒喝的。費心通稟一聲。那衛兵含笑說道。這算什麼呢。一手已接過銀包。納入身邊。他並不認識來者是冒辟疆。拿了一包銀子。就以直答道。咱們陳大人是親兵護送董小宛進京。恐怕她在路上尋死。不敢派兵護送。辟疆問道。陳大人送董小宛入京。交給誰呢。衛兵翹着大拇指說道。聽說是預備進奉萬歲爺。因爲萬歲爺憎厭聘定的皇后面貌不甚美的。不願大婚。卽位未來。皇后是科爾沁親王吳克善的女兒。又是睿親王的乾女兒。靠山硬不能另選。所以這次陳大人南征。奉睿親王密諭。物色南朝美人。以備進奉皇上。選作妃嬪的。陳大人素來認識董小宛。是南朝第一美人。故爾不打揚州。先攻如臯。就會要覓董小宛起見。辟疆恍然大悟。迴想昔年和陳秦賓主相



得甚歡。常言道。人有見面之情。待我趕往前途。向他索還小宛。由我化巨金。另買一個絕色美人。調換。揆情度理。諒他總肯通融辦理的。打定主義。汲汲地趕到家中。懷藏了許多金子。吩咐張德當心門戶。他即匆匆出城。向北京取道追趕。水乘船。陸乘馬。一路兼程前進。那一日行抵山東紅崖山地界。日纔西向。馱車夫於在客店門前。打算歇夜了。辟疆恨不得一步跨到北京。瞧見很早就歇夜。就向車夫說道。時候尙早。還可趕路咧。車夫說道。前去五六十里。那是盜匪出沒的區域。一到傍晚。很不太平。且等天明。早些啓行吧。辟疆說道。既是必由之路。遲早一走。我有要事進京。恨不得插翅飛去。你若不肯趕路。我只好換馱車例車。夫不得已。舉起鞭絲。向馱屁股上拍的一聲。那匹馱子發開四蹄。向前



疾馳而去。所經都是山林曠野。奔了二十多里。太陽漸漸沒入地平線。飛鳥投林。暮烟四合。辟疆正在車中觀看。前面有無村鎮。忽聽唿哨一聲。從道旁松林中跳出七八個大漢。爲首一人。偉頭鼠目。倒挂肩紅眼晴。相貌兇惡可怕。手執青銅刀。擋住去路。惡狠狠嚷說。油子獻出買路錢來。不然。留下性命。放你過去。車夫已嚇得面如紙灰。跳下車來。逃得影踪全無。辟疆情急智生。把身邊所帶的金銀。藏入坐墊底下。那個爲首的強盜。叫做謝豹。那是山東道上。殺人不眨眼的悍匪。生平最喜吃活人心肝。他聽人說。吃了一人的心肝。增長一人的力氣。吃了十人的心肝。增長十人的力氣。因此捉住了過路客商。便挖取心肝。煮在下酒物。不知吃了多少。所以兩眼白紅筋密帶。好似赤眼。這便是吃人肉。



綠俠 第一回

一一一

特證當下他一個箭步奔到馱車旁。一手拉開車門。好像餓虎攫兔似的。把辟疆一把胸脯拖出車來。兩個嘍嚨接住。遍身搜檢。一無所有。辟疆方以爲僥倖把金銀藏過了。那謝豹見搜不着財物。惡狠狠瞪了辟疆一眼。忽然狂笑道。好一個面白書生。孩子們。免得帶回去血污山寨。就近取了心肝。回山去下酒。於是一班嘍嚨拖着辟疆到一棵松樹間。把繩索將他綁縛樹身。一人手托銅盆。一人手執鋒利尖刀。扯開辟疆胸前的衣服。辟疆極叫道。放了我。情願獻出買路錢。話聲一絕。忽見道白光從眼前飛過。執尖刀的腦袋已不在頭上。謝豹亦然身首異處。倒地身死。以外的嘍嚨忘魂喪胆而逃。一個輕裝打扮的英雄。走到松樹間。解下辟疆。辟疆拱手謝道。恩公高姓大名。若無恩公援手。冒某的性



命早已送在惡賊手中。咧。那壯士答道。俺名綠俠。除暴安良。卽屬我輩分內事。何用謝爲。言下。車夫已從深林中走出。綠俠便與辟疆一同登車。吩咐車夫趕往前面覓宿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綠
俠
第
一
回



第二回 同投逆旅義結金蘭 送入宮廷恩承雨露

且說辟疆和綠俠同車趕往沂水相近。投寓安歇。并叫客店裏備辦便飯。菜果腹。他們倆萍水相逢。便成知己。綠俠問過辟疆姓名。欣然道。久慕公子文章冠世。名重公卿。今日相逢。實出意外。不知公子兼程前進。有何要事。辟疆喟然答道。家鄉新罹兵禍。小妾董氏被虜北去。意欲趕往北京。設法贖回。接着把陳泰擄劫小宛的始末情形細說一遍。綠俠太息道。佳人已屬沙吒利。義士今無古狎衙。陳泰是個趨炎附勢的濫小人。只知諂媚胡奴。故君的恩澤。尙且置之度外。那裏還肯顧及賓主的情義呢。明室若無這班貪官污吏。江山何至於失掉。公子欲圖破鏡。



重圓。還是另行設法。但願如夫人輕富貴。重情義。矢志不事二夫。卽就容易設法了。辟疆暗想。此人是個劍俠。若肯助我一臂之力。就使小宛已入宮中。他也可飛入宮中。把小宛背負逃出的。不過茲事體大。我已受了他救命之恩。尙未報答。怎好再以如入虎口的難事相托呢。還是和他訂結金蘭。然後試懇相托。使他一時不便拒絕。打定主意。一邊答道。恩兄見教。乃屬經驗之談。但是小妾董氏雖係勾欄出身。素來視富貴如浮雲。喜與文士結交。與我相處數年。愛情始終如一。而今活活將我倆拆散。我若棄之不顧。於心何忍。只好且作緩圖。請問恩兄府居何處。現將往那道而去。綠俠答道。家居浙江錢塘。先父也曾出仕明廷。官居總鎮。只因秉性硬直。得罪了權奸。竟以通敵嫌疑。拿問進京。屈斬於



市家產藉歿入官。妻孥一併治罪。虧得我在外從師習藝。聞此凶耗。痛不欲生。幸得師傅以大義相勗。只好偷生人世。在師傅家中耽擱了七八年。不幸師傅壽終。我只好隱姓埋名。混跡江湖。慣打人間抱不平。專劫貪官污吏的造孽錢。於是江湖上都稱我爲綠俠。辟疆太息道。恩兄也是個傷心人。也爲人面獸心的惡官僚所害。堪稱與弟同病相憐。愚意欲與恩兄金蘭結義。不知恩兄阿肯賞臉否。綠俠笑答道。旣承雅愛。敢不遵命。說着就命店夥購買香燭。就在房間裏焚香點燭。各自拜了三拜。序年紀綠俠長四歲爲兄。辟疆爲弟。等到飯罷以後。重行啜茗清談。綠俠說道。愚兄與賢弟雖然同爲惡官僚所害。不過我在明廷。弟在清廷。胡奴雖然欺侮我漢人。與我却素無嫌隙。辟疆牙癢癢說道。胡奴




續 俠 第二回

四

竊據大位。殘殺漢人。實爲黃帝子孫的公敵。那班詔事胡奴的貳臣。更屬殺不可恕。大哥現將何往。不知可能同赴燕京。一探董姬消息否。綠俠答道。愚兄四海爲家。隨遇而安。與弟同往燕京。亦無不可。夜已深了。安歇吧。於是各自登床就寢。次晨先後起身盥漱進朝餐。算清膳宿費。兄弟倆同乘原車。取道北去。一路曉行夜宿。直到天津。另雇馱轎入京。計自如臯動身。到達外城高陞棧安歇。越時兩個多月。那時睿親王多爾袞。因好色過度。和孝莊后結爲夫婦後。又納肅王福晉博爾濟錦氏爲妃。隔不多時。借着出獵爲名。趕往關外連山驛。私納朝鮮的公主爲妃。因恐被太后所聞。不敢攜帶回京。安頓關外。多爾袞常常借着出獵爲名。出關與兩公主歡叙。旋得一咯血症。竟然疾歿於喀喇城。那知人



亡勢。隔不多言。各大王臣交章追劾多爾袞種種悖逆驕僭。把私納朝鮮公主事。亦然和盤托出。那時順治帝已屆成年。本惡多爾袞穢亂宮廷。見了這樣奏章。赫然震怒。降旨追奪多爾袞妻子所得襲爵封典。所有附和大臣何洛會及弟胡錫一併凌遲處死。連帶大學士范文程也得了筆職簡任的處分。這當兒順治正擬舉行大婚。本定科爾沁卓禮起圖親王吳克善女爲后。其父已送女到京恭候大婚。忽然順治帝嫌他是多爾袞的同黨。不願舉行大婚。揆延多日。由巽親王密奏太后。由太后降下懿旨。爲皇上舉行大婚。典禮隆重。倍極輝煌。欽派滿漢大學士及尙書各二員。赴克圖親王行轅恭迎皇后。博爾濟錦氏。用龍旌鳳輦。由宮娥太監侍衛等簇擁入宮。這時天子臨殿。文武百官。王公貝



勒分班排立。皇后降輿。由宮娥扶引上殿。面北而立。鴻臚寺正卿贊禮。導皇后跪伏丹墀。禮部尙書捧玉冊宣讀畢。鴻臚寺普皇后起立。由漢滿大學士捧上皇后璽綬。坤寧宮總監跪接。轉授宮娥。佩在皇后身上。皇后向帝前俯伏謝恩。皇帝退殿。皇后陞殿受百官朝賀。禮畢。音樂迭奏。導后入宮。與帝行合巹禮。次晨帝后同往慈寧宮向太后請安。卽日恭上皇太后尊號。那皇介生得端莊有餘。豔的不足。順治大不合意。常在太后面前出怨語。太后想勳臣國戚。那一個不是由多爾袞生前保舉加封。選他們子女充妃嬪。皇上亦然不愜意的一時竟無法可施。便容降懿旨給鄭親王。叫他在漢臣中物色一二佳的。送入宮中。以備選妃。此項消息傳入了陳泰耳中。本則他護送小宛到京。恰值順治追奪



多爾袞死後封典。嚴究一班阿附的官僚。嚇得陳泰不敢出頭露面。把小宛軟禁在公館裏。命夫人加以優待。他則匆匆出京。仍舊趕回揚州。直待南京肅清。奏凱還京。適值順治大婚。他也興高采烈的隨班慶賀。他是個趨炎附勢的慣家。現在見鄭親王當權。曉得他最愛書畫。便搜集唐宋元明的名人真蹟。孝敬鄭親王。常常去叩謁。談及南征時。覓得一個無雙絕世的美人。名叫董小宛。預備進奉內廷。鄭親王道。你且留養幾天。教以宮廷禮節。皇上大婚以後。據云與皇后不甚和睦。幾位妃嬪。因都是多爾袞同黨。的子女。也都不合意。且等機會進奉吧。陳泰很爲得意。回到家中。就把鄭親王的話。在小宛面前略述一遍。并說我已替你請星相家排過八字。說你命內有后妃之分。鴻運已經交到。將來



得承帝眷。不要忘却我們夫婦倆撮合之功的喇。小宛好似籠中之鳥。心頭雖望念辟疆。音信難通。奈何徒喚。當下聽了陳泰一席話。惟有唯唯諾諾。陳泰誠懇地教以朝覲禮節。并添製許多旗下宮裝。隔不多時。陳泰得悉皇上有選妃之意。連忙來見鄭親王探問消息。鄭親王道。剛接懿旨。命我物色漢臣中佳的送入內廷。你既有南方佳人。一切宮廷儀制可曾習熟了。陳泰答道。自奉台命。早已練習純熟咧。鄭親王道。你回去叫小宛香湯沐浴。改換宮妝。待俺送信入宮。派太監來迎接。你可推說小宛是你的姨甥女。因他自小沒了父母。由你撫養長成的。不可直說是南征擄掠得來的。陳泰說道。不過身非處女。進奉皇上。有無欺朦處分的呢。鄭親王凝想了一回。答道。妃嬪比不得皇后。好似臣民納



妾。但取面貌美的處女。非處女不成問題。此時不必奏明。若得皇上寵眷。追問起小宛來。可囑小宛回奏。曾經出嫁過。丈夫已爲亂兵所殺。清兵不禁再婚人。太后尙且改嫁過多爾袞。妃嬪更不足道了。陳泰告別而歸。就命小宛沐浴修飾。打扮得好似天仙化人。這時小宛心裏的舊愛情。已被虛榮心所戰勝。把辟疆置之度外了。本來人望高山水望低。做女子的能夠嫁給皇上做妃嬪。正是人生極榮耀的事情。小宛自然心服情願。修飾得雲相衣裳花相容。好似西子還魂。昭君轉世。陳泰正在諄諄叮囑她。太后皇上這樣問你。你該這樣回答。認我們夫婦爲姨夫姨母。牢記勿忘。小宛唯唯答應。隔不多時。宮中派來兩個宮娥一個太監。并一乘綠呢小轎。陳泰連忙出迎。向太監囑托一番。并背着人送



了三百兩銀子。原來這個福太監是太后的心腹。故爾陳泰重托他在太后前吹噓。姨甥女入宮。全仗大力照顧。兩個宮娥入內。向小宛叩見。然後扶着上轎。轎夫抬入宮中。陳泰送至門外。向福太監拱手道謝。然後回到裏邊。且說小宛入宮。福太監竭誠照料。叮囑了幾句。方纔引入慈寧宮朝見太后。行禮畢。太后賜他站立一邊。仔細打量了一回。見她年紀約摸二十左右。實則已過花信年華。面貌豔的如花。五官端正。身材勻稱。確是個絕世美人。太后非常合眼。就命賜坐。一面召皇上進宮。一剎那太監來報。皇上進宮。小宛連忙到宮門口跪接。順治見了這個美人兒。弄得莫名其妙。福太監連忙跪地稟白。是陳泰遵奉懿旨進呈的。并把小宛的假出身略述一遍。順治一邊吩咐平身。一邊飽看秀色。



非常合意。當下笑容可掬的人內朝見太后。太后賜坐一傍。指着小宛向順治問道。這個美人兒。總該合你的意了。順治笑答道。多承母后慈愛。爲兒覓此美人。簡直是不易得着的。說着卽賜小宛入毓慶宮居住。當夜卽蒙皇上召幸。次日奏明太后卽封爲董鄂妃。就此三千寵幸在一身。六宮粉黛無顏色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綠

俠

第二回

三




第三回 游坨里拔刀警悍卒 探清宮飛劍斬巨獒

且說辟疆綠俠到京時候。正值順治舉行大婚。內外城熱鬧非常。各省督撫各藩鎮關外各王公大臣。有的派員送禮。有的親身入京朝賀。所以大小客棧都利事三倍。家家客滿。辟疆虧得早到。在高陞棧開房間休息一宵。次日便和綠俠找尋陳泰公館。既不曉得他現在的官職。向人探問陳泰公館。都回答不知道。白辛苦了一天。直到黃昏。方才回寓。還是綠俠心思靈巧。便去向客棧主人探問。這次南征統兵主將陳大人的公館。可曉得在那裏。棧主亦然回答不曉得。繼而說道。你且等一回兒。咱來替你轉向軍界詢問。他們是同寅。必然曉得佳處的。說着興

綠俠 第三回

二



匆匆向樓上走去。一刹那回下樓說道。可是找做過江蘇巡撫的陳泰不是。綠俠應聲道。是啊。棧主說道。他的公館在羊肉胡同。門前有兵部左侍郎陳公館的條子揭着。一望而知不必詢問的。綠俠道。聲費心。回到房間裏。以直轉告辟疆。快活得好像尋見了小宛似的。當晚一宿無話。次日黎明即起。急急地盥洗停當。等不及綠俠起身。就一個兒趕往羊肉胡同。原來他以前應春闈。試到過兩次京師。所以路道很熟。穿街過巷。一剎那已到羊肉胡同。果見一所巨宅。過街照牆。左右種着兩棵盤槐樹。兩扇黑漆大門。關得沒不通風。門上揭着一副春聯。上句是帝德乾坤大。下句是皇恩雨露深。左邊門楹上挂着「兵部左侍郎陳第」的木質公館牌。便伸手叩門。敲了幾下。聽得裏邊有人答應。接着呀



的一聲大門啓處。只見一個挺腰凸肚的鬍鬚人。睜了一眼。啓口問道。清清早起。你來找那個。辟疆認得他。叫畢陞。從前在蘇撫轅門上。當過門房的。就向他叫道。畢陞大人起身沒有。勞步通報一聲。說我拜謁。畢陞很不耐煩似的答道。大人奉旨南征去咧。辟疆說道。大公子總在府上。費心引我入見。畢陞答道。公子夫人和姨太太都在原籍。裏邊一個人也沒有。說罷掉轉身來。入內去了。辟疆只好廢然而返。實則陳泰和小宛都在公館裏。辟疆若能闖然而入。此時小宛尙未變心。或可重圓破鏡。另買一美人調換。無如畢陞早奉陳泰吩咐。若然冒辟疆來拜訪。只說南征去了。所以辟疆守候兩個月來。過四次。都以南征未返。請絕。然而陳泰堂堂皇皇送小辟入宮。辟疆既在公館。那得一無所聞的呢。



綠俠 第三回

四

就爲內廷事情。在朝百官。尙且不曉得。何況住在外城的旅客。當然嘴在鼓裏。辟疆還只是巴巴的望陳泰回京。綠俠屢進忠告。勸他還南。他只是捨不得小宛。無論如何。必定探得了一個確實消息。方不虛此行。綠俠說道。你要探消息。到陳公館去投謁。走到頭白老死。也屬徒然。還是和你到街坊上去閒逛。或者倒有真消息聽見。陳泰那裏勸你不要去了。我知陳泰早已回京。他既捨了你的愛姬。怎肯與你見面呢。辟疆就此不去訪謁陳泰。日日和綠俠游玩北京名勝。兼向茶坊酒肆中探聽新聞。一日兩人由蘆溝橋向西緩緩蕩來。觀着沿途風景。只見道上行人。絡繹不絕。夾着一班趕節場。做小生意的担子。汲汲而行。綠俠便向一個老者問道。老伯。可曉得今天那裏有節場。老者答道。今天坨



里關爺廟前演劇。聽說是天津邀來的好班子。所以萬人空巷。都要去一擴眼界咧。綠俠便向辟疆說道。我們閒着無事。也去湊個熱鬧如何。辟疆應道。好啊。於是一路跟着行人。直到陀里關爺廟前。只聽戲台上鑼鼓喧天。廟場上萬頭攢動。兩人擠在人叢中看了一齣戰盤河。綠俠並不覺得疲乏。辟疆却已擠得汗流浹背。立不住了。便和綠俠退到後面。和戲台相距七八丈。只能看戲。唱工却聽不清楚了。觀眾却少得多咧。有兩個青年女子。也立在那裏。略有幾分姿色。一班急色兒。如蟻附羶。站在一邊。見有兩個壯男在旁保護。尙不敢出言侮辱。霍地走來兩個穿號衣的清兵。腰間挂着刀。號衣上有親兵兩字。瞧見了兩個女子。便和她們並肩而立。始則科頭評足。繼且出言調戲。那兩個女子是姊



妹倆。長的叫蘭芳。次的叫桂芳。就是近地的居民。蘭芳已經出嫁。由丈夫周德。同妻弟李森。伴同到此看戲。當下姊妹倆正看得高興。忽然兩個清兵。向她倆出言調戲。姊妹連忙退到周德身邊。原來周德也會幾路拳腳。姊妹倆以爲有恃無恐了。不料清兵只做不會瞧見。只管挨近身來。一個叫趙大的。先伸手撫摸桂芳的手腕。那一個叫劉八的。帶着幾分酒意。竟然出其不意。伸手勾住了蘭芳的粉頸。湊過臉去吻她的面孔。周德無名火直冒。伸手向劉八的左面頰上。刷刷兩掌。打得劉八牙縫裂血。怎肯罷休。他就大喝道。反了反了。急轉身伸手使個餓鷹抓兔架勢。直向周德當頭劈下。周德將頭偏過。急將右手使個天王托塔的架勢。向上迎捉劉八的手腕。劉八要想縮轉手來。已被周德捉住手。



腕。就使個推骨入海之勢。向空處儘力子一送。劉八向後倒退了幾步。仰面栽倒。一骨碌縱起身子。虎吼也似的向周德奔來。一手向腰際拔取鋼刀。綠俠瞧得分明。心想他執了利刀。個男子必然性命難保。說時遲彼時快。一轉念間。就把劉八的腰刀。倏的抽在手中。劉八大怒道。你也是同黨麼。說着一劈手向綠俠迎面打來。綠俠起兩個指頭向他脈門上搭住。劉八痛徹心肝。好似兩根鐵杆插在胸門上。竟然縮不轉伸不直。這個便做擒拿。綠俠含笑說道。我是個旁人。恐你拔刀在手。殺死了人。在這京城附近。是要把你擬照軍法斬首。故爾抽去你的鋼刀。那是善意相勸。並非惡意幫打。劉八疼痛難當。知難倔強。只好說道。你既忠言相勸。何必下此毒手呢。綠俠瞧見那個清兵。正和個男子打作一




綠俠 第三回

八

團便道。你喝住了同伴不要動手。保你恢復自由。劉八不得已高嚷道。趙大哥不用動手。話聲未絕。綠俠便向穴道上一點。劉八其痛苦若失。便收回腰刀。和趙大揚長而去。綠俠防他回來再打。卽和辟疆遠遠跟着清兵。逕到高陞客棧。只聽棧主正和一個正卽裏講張。陳泰進奉了一個董小宛。皇上非常寵愛。已經封爲貴妃。陳泰因此陞了尙書。咧。辟疆聽得分明。氣得幾乎暈去。便同綠俠到房間裏。倒身榻上。只是長吁短嘆。綠俠誠懇相勸。辟疆心切切。記着小宛的愛情。良友忠告。好似不曾聽得。當晚和衣倒在榻上。不多一回。竟然睡熟了。夢魂顛倒。好像同着小宛在如臯城中逃出。霍地斜刺裏跳出一隻黑虎。嚼着小宛一個虎跳。已影踪全無。辟疆頓然驚醒。嚇得冷汗滿身。兼之受了些風寒。



等到天明。頭昏腦脹。寒熱交作。臥床不起。綠俠初以爲憂鬱成病。大勢無妨。時時以忠言相勸。那知辟疆本係嬌生慣養的公子。此次奔波勞碌。飽受了風寒驚恐。又得了小宛的消息。憂能傷人。竟然病勢一日重一日。五、六天飲食不進。終日昏迷不醒。嚇得綠俠六神無主。虧得客棧主人熱心。介紹名醫朱詠沂診治。定方配藥。連服數劑。病勢稍減。醫生囑咐務須息心靜養。萬不能再觸憂愁的了。綠俠便向辟疆勸道。義弟。你是個名噪大江南北的才子。怎值得爲了一婦人。氣到這般光景。天下多婦人。但求身體康健。儘可另覓佳麗。你雖念念不忘小宛。小宛却已深得虜主寵眷。早已把你惹置度外咧。這又何苦呢。辟疆答道。小宛素來不慕虛榮。記得和我定情之夕。要我寫「生同羅帳死同穴」七字。



於抹胸上。由她親手買絲綉。被擄時。她尙緊束胸前。兼之此次失際。實爲陳泰強制劫去。那末入宮封妃。也不是她本心所願。叫我那裏捨得掉她呢。綠俠說道。彼一時此一時。現在得近天子。享盡人間富貴。早已把你拋到九霄雲外咧。辟疆伏枕叩首道。大哥你具有好身手。來去無踪。懇求你入宮一探。有小宛的畫像在此。容易找尋。邊說邊向枕邊取出一幅小照。遞給綠俠。綜俠接來略觀一過。說道。要我入宮探訪。是容易事。僥倖遇着了。你有說話呢。辟疆答道。對她說。冒某爲了她病倒。招商奄奄一息。她若懷念舊情。大哥不妨效法崑崙奴盜她來寓。改扮男裝。一同逃遁。她若水性楊花。視蕭郎如陌路。就此我也不復罣念。一俟復原起程回南。綠俠慨然應道。好咧。馬上就替你去走一遭。說着脫



去袍褂。穿上夜行衣。只聽街坊上正敲三更。綠俠拿着應用的傢伙。推窗一躍登屋。施展飛行功夫。但見一道黑光從正陽門飛入宮城。一路從屋面上連躡帶縱。由乾清門直入內廷。經過乾清宮交泰殿。方見後面坤寧宮中燈燭輝煌。心想這座正宮。必爲皇后所居。小宛決不爲賜居正殿的。便向四面瞭望。瞧見東首一座宮殿中。燈光照耀如同白晝。觀觀大廈約摸有數十間。各室中都有火光射出。以爲必是妃嬪住所。但是相隔甚遠。並無房屋毗連。只好向百寶囊中摸取一塊向路石。向下拋去。聽得拍的一聲。曉得是實地。就使個鶴鷹撲水的架勢。一躍及地。向東覓來。原來那邊是太后所居的慈寧宮。順治爲防止穢亂宮廷起見。夜間放出一頭巨獒。那是朝鮮所貢。兇猛如虎。憑你拔出扛鼎的



勇士被牠狂噬一口。未有必死的。所以慈寧宮外。入夜無人敢行走。要到天明。由司犬太監。拿着豬肝引獒入籠。那末宮娥太監方敢出入。其間綠俠不曾防備。急煎煎向慈寧宮。惹來猛見斜刺裏。躡出一隻馱馬。大小的巨獒。狺狺狂吠。已而閃爍有光。虎吼也似的。向腿上張口咬來。綠俠縱身避過。巨獒已奔到身邊。躲閃一兒。就把寶刀望準獒頭上。噤聲。狗頭落地。綠俠正擬前行。一班值夜侍衛。聽得犬吠聲。各帶傢伙。執着亮子。四面奔來。齊聲高嚷。拿捉刺客。要知綠俠如何脫身。請看下回。



第四回 捏辭勸義弟伴送長途 落魄探遠親誤投黑店

且說綠俠受了辟疆的懇托。黑夜入清宮。找尋小宛。本屬出之冒昧。你想小苑既封貴妃。深居寢宮。大內禁衛森嚴。全夜有侍衛掄班巡查。且有巨獒守夜。除非要有孫悟空七十二變的神通。纔能覓得見。綠俠雖然飛行術高妙。也屬徒然。虧得他步步留心。把那隻兇猛如虎的巨獒。揮劍砍死。不料驚動了十六個值班侍衛。都是武狀元武進士出身。兩臂俱有千斤之力。飛檐走壁。都是如履平地。他們都在交泰殿後面值夜室中打對手消遣。驀地聽得巨獒一陣猖狂吠。忽又寂靜無聲。頭等侍衛鄒元說道。外面必有刺客。神獒已被他殺死。否則不會寂然無



聲的邊說邊取雁翎刀。四個二等侍衛連忙點燃燈球。首先搶步走出。十二個侍衛各執傢伙。一起向慈寧宮覓來。鄒元冒在燈球前面先行。忽見一道黑光從地躍上屋頂。便嚷道。刺客已躍上慈寧宮屋頂。咱們上屋拿捉吧。於是一班頭等侍衛都像猿猴昇木似的。一起躍登宮牆。只見一條黑影疾若流星。一剎那已到寧壽宮屋頂。相距約摸二三十丈。大家施展輕身功夫。從屋面上分道追拿。綠俠迴頭瞧科十幾條黑影在後面追來。心想在上盤奔逃。被他們在後豁前射來。不是耍的。還是躍下御花園中容易藏躲。原來他入宮時。四面早已瞭望清楚。方從正陽門上屋入宮。整備由御花園後牆出去。躍過神武門。就是外城了。當下依着預定出路。從宮牆上躍入御花園。後面一班侍衛正望着黑



影追來。一刹那影踪全無。一班侍衛只道有許多刺客。伏在御花園中。無人敢首先躍下。綠俠纔得從容躍出神武門。逃回高陞客棧。一時內廷鬧得烏飛鵲亂。直到天明。侍衛方從屋上躍下。刺客不曾拿到。但見一隻神獒。早已頭身兩處。倒在血泊中。順治得報。召值班侍衛到便殿詢問。鄒元就把實在情形。詳細奏明。順治太息道。若無神獒。狂吠報警。昨晚必然要鬧出滔天大禍來。而今神獒已死。再有刺客入宮。責成你們拿捉。不得疏忽放走。鄒元奏道。內廷地方遼闊。巡查恐有不週。請旨傳巧匠入宮。凡屬重要所在。裝設機關埋伏。日間以欄障隔。夜間撤去障欄。如此設備。可保無虞。順治准奏。馬下傳諭工部尙書。找尋巧匠入宮。建設機關埋伏。按下慢表。且說綠俠躍出神武門。一路取道回客棧。



一路想辟疆情痴不悟。我若以直告之。他必不肯就此死心出京。還是如此這般撒謊。唐突。然後勸他出京。或肯允許。打定主意。却巧奔到高陞棧門前。於是一躍登屋。仍從窗口入房。辟疆瞧見義兒回來。劈口就問道。小宛遇見沒有。可曾碰着侍衛綠俠。裝得牙癢癢地說道。女子本是水性楊花。慕虛榮。貪富貴。本屬她們的劣根性。也不是小宛一人如是。可憐你爲她病倒。招商她却得新忘舊。那有你在心上。我伏在宮殿的屋脊間。瞧見一個操南邊口音的妃子。正和虜主在那裏飲酒。做出種種奴顏婢膝的醜態。把酒含在檀口中。喂給胡奴嘴裏。還有許多媚態。簡直不可以言語形容。你想她既如是。驢事虜主。那裏還有你在心上呢。辟疆說道。宮中妃嬪多得很。只怕不是小宛吧。綠俠答道。小宛我



固素昧生平。祇見了一幅畫裏畫。國才所見那畫。女子面貌固與小宛差不多。且是南邊口音。最後聽得宮娥在背後談論稱她董貴妃。那得會弄錯呢。辟疆喟然長嘆道。早知今日。懊悔當初結識了這個賤娼。害我在山東道上險乎送命。若無大哥相救。死得阿婆家枉呢。綠俠說道。現在你夢醒了。苦海迴頭。躍登彼岸。以後勸你莫再自投情網。那末可否馬上動身回南呢。辟疆答道。一切維兄命是聽。方才伏在屋脊下看了一回。以後怎樣呢。綠俠道。旌兒順治罷飲出宮。我就一躍及地。正想入宮話問小宛得新忘舊之罪。冷不防躡出一隻如狼似虎的巨獒。向我狂吠狂噬。就被我趕到牆外。那知一班侍衛聽得。大哄各執傢伙燈球。穿屋進宮。把我踏辱。這是在國裏得越過宮



牆從神武門逃回來的。辟疆拱手道。累老哥平白地飽受驚恐。那裏說得過去。綠俠說道。這個不成問題。你已大澈大悟。不枉我受了這場虛驚。那末來朝準定同你出京。伴送你到徐州分手。你若受不起長途勞苦。或從海道南歸也可以的。辟疆答道。要我乘船航海。莫說病後。就是康健時候。也要累得半死咧。因我素來暈船。一經顛簸。心肝臟腑都要嘔出來的。祇可雇馬車出京。但是惡奴陳泰。與負心小宛。這兩個人。就此放他們享榮華。受富貴。害得我家破人亡。心實不甘。大哥乃是慣打人間抱不平的大俠。可否爲小弟伸洩這口冤氣呢。原來辟疆到京後。如臯城內。因爲百姓不肯遵令薙髮。清兵大肆屠殺放火。辟疆接得張德來信。報告住宅已被清兵放火燒燬。只賸宅傍一個小園咧。故爾說



家破人亡。當下綠俠答道。茲事體大。且作緩圖。現在準備南歸計。我雖與胡奴無仇。然我同盟諸友。盡屬明室忠臣後裔。有一位並且是明思宗的兄弟。論他的武藝。勝我十倍。他立誓要手刃虜主。并一班武臣。你若有緣。遇見了他。誠懇托他殺却這兩個仇人。定能如願以償。辟疆問道。是誰呢。可否出京。就去訪他呢。綠俠答道。名字現在不能宣布。他是四海爲家。終年在江湖上除暴安良。無處找尋的。有緣自會相遇。何用急急爲。究竟此人。是誰。小子也只好替他暫守祕密。因他是第二集中。的主人。要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。現在未便說明。閒言剪斷。且說綠俠和辟疆稍事休息。等到一覺醒來。已經紅日滿窗。馬上起身盥洗。進早餐。算清房飯。雇車出城。虧得動身得早。隔不多時。巡城御史。



就奉旨搜查刺客。各客棧都鬧得烏烟瘴氣。此所謂賊出關門。徒滋紛擾。表過不堪。且說綠俠辟疆坐馱車直到天津。投客棧一宵。次日另雇馱車。論定代價。送到山東歷城。原來那時交通不便。馱車夫只熟本省的路徑。出省却須另行雇車。當下從天津動身。一路曉行夜宿。飢餐渴飲。很平安的直到歷城。投寓安歇。給發車費。次晨另雇馱車動身。行行重行行。日中遇鎮打尖。重又登程。行到傍晚。經過一個小鎮。車夫說道。前往大汶口還有五十里足路。趕不及咧。就在這裏投郭家客店安歇吧。綠俠曉得山東道上的小客店。大抵兼做强盜。有的是強盜派人開設的。但是不在這裏歇宿。勢必要半夜纔到大汶口。月下趕行。更爲不妙。只好就投郭家客店歇足。見是兩間開的店面。兼買酒飯的。綠俠素



喜杯中物。便和辟疆對面坐下。吩咐店小二先打一壺高粱酒。拿兩碟子現成下酒菜。一面叫他們整備三色可口的飯菜。辟疆爲大病初愈戒酒。綠俠篩酒到杯中。瞧科顏色不妙。連忙高舉着酒壺向空杯中滴。漚漚斟得滿滿的。竟然一個浮泡也沒有。方知是蒙汗藥。酒本來原莊高粱。高舉酒壺篩出。杯面上必有許多酒泡。惟有蒙汗藥酒不會有泡沫泛起。這也是江湖上的祕訣。當下綠俠假作不知。心想原來這片是黑店。開設多年。不知害死了多少客商咧。正在思想間。只聽馬鈴聲響。一個中年男子。在客店門前扣馬離鞍。店小二忙去打招呼。男子入店坐下。小二帶着那匹渾身毛白如雪的良馬。走入後面去喂料。經過櫃台前。店主人郭熊瞧見了那匹良駒。不覺連聲讚道好馬好馬。一邊說。



一邊蹇到來客面前。含笑地詢問姓名及來踪去跡。來客答道。俺姓左名榮。從河間故里出發。將往南京投親。接着就命店小二整備飯菜充飢。綠俠坐在傍桌下。打量左榮的面貌。雖然氣色晦暗。眉宇間隱隱有俠氣。不像文弱書生。暗想那個店主已看中了他的坐騎。必然要傷他性命。既然落在我眼裏。豈可不加援手呢。想到這裏。瞧見店小二托着一盤酒菜走去。只聽左榮說道。俺生平滴酒不入口。趕快拿飯來果腹吧。店小二沒精打彩的托着酒菜退去。綠俠暗暗歡喜。心想常言說酒能錯事。虧得他不貪飲酒。否則三杯下肚。就要昏迷不省人事。以後我也須戒酒爲妙。思想未完。小二已把飯菜送來。便和辟疆進餐果腹。等到食罷離座。左榮正在那裏進餐咧。綠俠和辟疆由小二引入後邊房。



間裏綠俠見有窗有戶。不是黑房。方知那個店主必是個响馬強盜。用硬手段發付旅客的。當下小二送了香茗進來。自去幹他的職務。綠俠便向辟疆附耳說道。這裏是黑店。你須睡得警醒些兒。辟疆嚇得什麼似的。答道。既是黑店。何不趁早趕往前邊。另找歇處呢。綠俠慨然答道。有我在這裏。怕他則甚。你只管和衣躺覺。莫來注意我的行動。辟疆便喝了一杯香茗。就脫去馬褂。和衣蓋被而睡。綠俠坐了一回。盪出房來。沿階覓去。瞧見左榮就睡在間壁房間來。正在向房內探望。猛覺得有人在肩頭上拍的一掌。欲知背後是誰。下回分解。



綠

俠

第四回

三



第五回 救孤客血濺郭家店 尋盟兄巧遇東蒙山

且說綠俠立在左榮房間門首。要想進去告訴他這裏是黑店。猶覺闖然而入。太覺冒昧。正在遲疑問。猛覺肩頭上被人拍的一記。連忙掉轉身來。只見是客店老闆。虧得綠俠心思靈巧。就啓口問道。我只道這裏是毛廁。那知也是房間。不知癩屎的毛坑在那裏。老闆答道。後面空地上靠北有個草篷子。就是廁所。綠俠一邊向後覓去。一邊自言自語道。脾泄病很是討厭。一天要上六七回毛廁。我好恨哪。一路覓到後面。見是一片空地。左榮的坐騎繫在草棚裏。自己坐來的車子牲口也在那裏。就向四面遍走一週。瞧見有一扇後門。就在毛廁的東邊。實在他並



不想大解也不害什麼脾泄病。都是唐突店主的誑言罷了。所以走了一週。就緩緩地蜇在房間裏。只聽辟疆鼾聲迭作。已經深入睡鄉。也就吹熄燈火。靠在榻上。那房門虛掩着。時值中甸。圓月當空。照耀如同白晝。綠俠的視線。正對着門縫。望到外面。很覺清楚。慢表綠俠橫在榻上。窺探動靜。且說客店主郭熊。本是個响馬強盜。在明末時代。犯案累累。已被歷城縣懸賞捕獲。釘錄收禁。霍地李闖攻破山東省。把監犯一律釋放。郭熊也得恢復自由。就到這裏開設客店。初意本想棄邪歸正。無如世亂年荒。過路客商稀少。營業清淡。不能支持。只好改做黑店。遇到商客挾有銀錢貨物。到他店裏去投宿。他便把蒙汗藥酒將客商迷失了知覺。扶到房間裏睡覺。等到半夜裏拖到後面隙地上。放血。隨手把



尸身埋葬。銀子貨物一律沒人。歷年以來。過路客商死在他手裏的。已不計其數。今朝惡貫滿盈。碰着了綠俠和左榮。兩人都肯喝蒙汗藥酒。郭熊很不得意。心想這兩個油子什麼路道。先來的雙客。明明說要原莊高粱酒。霍地篩了兩杯。一滴也不會入口。難道他們瞧科是毒酒。爲甚不逃遁。還等在這裏守死呢。後來的單客。銀錢雖沒有。那匹良駒。俺心愛不過。整備先把單客放血。（殺人叫放血。是強盜的切口）再結果雙客。那個病容滿面的書生。還有幾根蒜條金在腰包中喇。他打定主意。等到後面來。却巧瞧見綠俠。立在左榮房間外面。他正想拍肩詢問做什麼。綠俠搶先把誑言唐突。他竟以爲真。回到臥室中。休息一回。守到三更時候。他就提着一柄鋒利鋼刀。先到店堂後面。喚起三



個店小二本來都是他的嚶嚶。當下三人正擬抽取扑刀。去結果車夫的性命。郭熊說道。且慢。今晚三個油子都未蒙醉。必然要出手拒敵。咱們四人前去先做單客。後做雙客。最後收拾車夫便了。說罷。郭熊在前。三人在後。逕奔左榮臥室。好得房門只能外扣。裏面沒有木門的。所以郭熊推門直入。不料左榮早已看破這裏是黑店。並未熟睡。吹熄了燈火。橫在榻上休息。忽聽房門呀的一聲。瞧見店主執刀闖入。連忙手執軟鞭。跨下床來。使鞭向店主上盤打來。那店主從月下走入暗室。瞧不清楚。直到鞭風撲面。急舉刀擋過。三個嚶嚶掣刀入房助戰。論左榮的武藝。實在郭熊之上。無如傢伙不稱手。房間狹小。軟鞭長約七八尺。左榮執在手中。正想要個狂風捲葉法。向四個盜匪下盤打來。冷不防軟



鞭繞住了床架柱。郭熊就撲上前來。舉起鋼刀攔頭砍來。左榮後退是牆壁。上架沒有傢伙。只好將身子偏過。郭熊又舉刀攔腰砍來。左榮軟鞭已脫手。空手怎能拒敵。正在千鈞一髮的當兒。霍地從門外跳進一個人來。手執寶劍。猛向郭熊分心刺來。郭熊慌忙收轉刀來擋過。你若是誰。原來是綠俠。當下郭熊在暗地裏瞧不出是誰。所以擋過一劍。轉身一個箭步。跳到庭中。綠俠喝道。惡賊想望那裏逃。你的惡貫已滿。還想活命不成。說着仗劍奔來。便與郭熊劍去刀迎。刀來劍架。在月下廝殺。左榮見有了帮手。頓教胆壯力長。認定一個嘍嚙手中的傢伙。夾手奪過。也就縱身跳出門來。喊一聲。義士休放惡賊逃脫。俺來助戰了。說罷舞動扑刀。望準郭熊。或上或下砍來。郭熊正被綠俠殺得汗流浹背。



只有招架之功。並無還兵之手。怎禁得加上一個左榮。格外心慌意亂。欲逃不能。手中稍一遲緩。被綠俠攔頭一劍劈下。削去了半個腦袋。半個肩頭。身體橫倒血泊中。兩個嘍嚕不自量力。竟敢跳出門來。與綠俠廝殺。打得一個照面被綠俠一劍削去了半個腦袋。原來一個嘍嚕身首異處。一個嘍嚕只削去了半個頭。一併倒地身死。綠俠奔入房間。還有一個嘍嚕。就是伺應他進餐的。跪倒塵埃。磕頭如搗蒜似的哀求道。老爺饒了咱一條狗命吧。咱家裏還有個八十歲的老母。靠咱生活咧。綠俠說道。你去把亮子來。嘍嚕連忙立起身來。蹣跚到店主房間裏。攜取燈火走來。左榮忙向綠俠拱手道謝。彼此問過姓名。這時辟疆也走來和左榮相見。綠俠便向左榮說道。這是咱的義弟冒辟疆。說着。便向嘍



嚙詳加誌問。嚙嚙和盤托出直說一遍。計共開了八年半客店。害死了客商不知道有多少。尸骨都葬在後面空地上的。綠俠便向左榮問道。三具尸身若然報官收殮。只恐生出麻煩來。不如卽以其人之道。還治其人之身。也把他們埋在被害的屍骨中如何。左榮說道。這個辦法最爲公平。造化了這個小二。把這引客店交給他。只準好好營業。若然故智復萌。再要謀財害命。咱們倆查明了。就要結果你性命的。嚙嚙連忙跪地拜謝。發誓不敢違命。綠俠便叫他把三具尸身拖到後面掘地埋葬。好得客店裏並無其他旅客住宿。一殺那日光透出地平線。綠俠問明那個嚙嚙叫許三。便叫他澆水冲去地上血漬。然後入廚煮朝餐。伺候綠俠等飽餐一頓。左榮薙到店主房間裏。抄出二百多兩銀子。便與



綠俠均分。綠俠祇取了半數。賞一半給許三作資本道。這月店是我倆公共的。不過用你做個經理。你須好好兒經營。咱們倆時常要來調查的。許三唯唯答應。綠俠便向辟疆說道。郭家客店當然取消。請你題個店名。辟疆答道。羣英客店如何。綠俠應道。妙極了。請你大筆一揮。說着叫許三取出紙筆來。辟疆一揮而就。交給許三。命漆匠製成店招牌。當下左榮便和綠俠辟疆結爲異姓弟兄。年紀左榮最小。稱他榮弟。當日不及動身。只好就擱一宵。三人約定。以後我們要往那裏去。須把住址書明寄到這裏。分手後有事尋訪。只消到這裏一問便知。當晚一宿無話。次日三人一起動身。左榮跨坐白龍駒。綠同坐驢車。取道向徐州進發。趕了八十多里。投寓安歇。次日動身。綠俠爲愛那匹良馬。和左榮



調換。綠俠跨馬登程。行至日中。從東蒙山前經過。綠俠正在飽看山色。但聞鑾鈴聲響。從刺斜裏奔來一騎。馬上坐着一個壯士。綠俠正在打量他的面貌。那壯士已在馬上拱手招呼道。踏破鐵鞋無覓處。得來全不費功夫。大哥從那道而來。望那道而去。小弟各同盟處都走到。皆稱你到山東來的却不曉得耽擱地址。小弟只好踏遍山東全省。奔波了十多天。依然影踪全無。却不料會在這裏相遇。還算不幸中大幸咧。綠俠見是義弟周豪。便扣住絲韁問道。周賢弟急急找我。有什麼要事呢。周豪答道。一言難盡。在馬背上不便細談。且往前面鎮上打尖告稟吧。於是並騎而行。驢車也已趕及。一剎那已抵小沂鎮。雖非大市集。却有七八十家居戶。店舖應有盡有。便在一所飯館門前住馬離鞍。左冒



倆走下驢車。綠俠便替雙方介紹。先指着周豪向左榮等說道。這位是中州義士周豪。是我同師習藝的義弟。接着把左榮辟疆的姓名告知周豪。於是四人移步入店坐定。綠俠吩咐店家打酒備菜。周豪先向左冒兩人說了幾句客套話。酒菜已送來。綠俠執壺向各人面前篩了一杯酒。方向周豪問道。你找我有什麼大事情呢。值得如此奔波勞碌。周豪答道。只爲舍弟周傑失蹤。杳無消息。出門時候。他聞得白蓮教徒劉擎天徐行道。奉明室後裔朱鼎爲主。將在兩湖交界地方揭竿起義。專殺胡奴。先期露佈。號召漢族英雄。共襄義舉。那篇檄文不知出自何人手筆。駢四儷六。做得字字珠璣。語語動靜。比較駱賓王討武氏檄文。簡直不相上下。不知舍弟何從得識徐行道。在徐處瞧見了那篇檄文。趕



回來要和我同去投效。并說行道是該教中的軍師。精通奇門遁甲。具有剪紙成兵。移山倒海的神通。久知我們兄弟倆人稱中州義士。專誠前來延聘的。當時我也信以爲真。本擬和舍弟同行。虧得家母老病復發。要我在家侍奉湯藥。我就叫舍弟先去。到了那裏。如果該教勢力雄厚。確有撲滅胡奴的實力。寫封家書回來。我就趕來投效。於是舍弟連夜跟着行道動身。說往湖北拖茅埠。大隊人馬都在那裏。那知舍弟一去兩個月。杳無消息。霍地傳來一個警報。說白蓮教要在湖北起義。那知事機不密。爲當地長官所悉。就不動聲色。派兵掩捕。一網打盡。一個也不會脫逃。我聽得了這個消息。只道舍弟捉將官裏去了。連忙趕往拖茅埠探聽。方知只捕得一個朱鼎。和十幾個無名教徒。以外徐行



綠俠 第五回

一一一

道等早已逃之夭夭。方知舍弟不曾捉去。綠俠問道。既未被捕。那得不回到家裏呢。欲知周豪如何回答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回 綠俠分道會至友 玉姑得夢生野心

且說周豪聽得綠俠詢問。周傑既未被擒。那得不回到家裏呢。周豪答道。當時我也弄得莫名其妙。後來找到了一個白蓮教徒叫做馮毛毛的。方纔探得實信。舍弟已被女教徒何玉姑劫往四川去咧。據云玉姑生得妖豔非常。年華已過花信。望去仍像妙齡女郎。劉擎天徐行道都是他的面首。因爲劉徐兩人的面貌惡醜不當玉姑意。及見舍弟生得面貌姣好。竟然看上了眼。要招爲夫婿。舍弟不允被她軟禁密室。等到官兵捕拿朱鼎。她先期得信。望着舍弟逃往南川九盤山老巢中去了。故爾小弟到處尋訪大哥。共商援救舍弟出險。綠俠聽罷。皺着眉頭說



道。此去川中路途杳遠。而且九盤山是白蓮教的老巢。山嶺險惡。且有機關埋伏。我和你兩個人去。那裏藏事呢。除非邀齊同盟衆兄弟。同往南川。也不是容容易就能救出令弟來的。周豪說道。救人如救火。務請大哥馬上同往湖北。邀請衆兄弟。同赴南川營救。綠俠素來和周豪情如同胞兄弟。只好答應。一面重托左榮。伴送辟疆回轉如臯。我往川中。快則三月。遲到半年。準到如臯。探望冒賢弟。榮弟若無正經事。就在冒賢弟家中。等我如何。左榮答道。我往南京。找到舍親。當作別論。找不到舍親。準在如臯守候大哥。一剎那聚餐告終。由綠俠付過酒鈔。一起走出店門。左榮說道。大哥。你坐着我的牲口去吧。我們倆同坐驢車南行便了。綠俠心想。趕往南川。缺不得這匹良馬。就欣然道謝道。多承



厚意。借我良駒。一俟南川回來。定將原駒奉還。說着便同周豪上馬。作別而行。辟疆和左榮也卽登車南歸。經由浦口渡江。暫投客棧休息。左榮獨往城中探謁母舅。那知白宏光滅亡後。一班明室舊臣。不肯詔事虜主的。一律逃避他方。左榮的母舅也已不在南京。宅子都已易主。搬往何處。探聽不出。只好廢然回寓。卽送辟疆回歸故里。住宅已化爲瓦屑場。祇賸得宅後一個園林。題名叫做梅盒。雖非廣廈。而樓閣軒敞。花草清幽。頗合名士隱居。當下張德瞧見主人回來。正是悲喜交集。辟疆便向左榮說道。賢弟留此伴我寂寥。守待綠俠兄到此。再商去處如何。左榮本因家遭多難。父母俱亡。廬舍亦然被清兵放火燒燬。本愁無處棲身。就在梅盒中耽擱。按下慢表。且說綠俠同周豪各跨着良馬。取道



向湖北而來。雖不能日行千里。却也可趕四五站。不消幾天。黃鶴樓已在眼前。他們趕來。原爲拜謁兩位老輩英雄。打算請他倆援救周傑。當下行抵湖北。綠俠便向周豪說道。我們先到漢陽探望北俠馬漢。他最熱心。且與神鏢手陳武。黃俠朱復等。都是金蘭好友。懇他出面邀請。定可羣英皆來。周豪應道。小弟也想先訪馬漢。於是取道逕抵漢陽馬宅門首。巧不過馬漢的徒弟李虎正在門口。一眼瞧見了兩人。連忙含笑招呼道。綠師伯周師叔許久不見了。綠俠應道。是啊。算來有一年多不見面咧。周豪攙言問道。令師可在府上。李虎答道。有客在堂。都是兩位的老友。引道了請裏邊來啊。說着轉身入內。綠周兩人隨後蹇入。李虎一溜烟奔到師父面前報道。馬漢便同兩個來賓一齊離座出迎。綠俠



望見馬漢背後跟着個三絡長鬚的黑臉大漢。認得是神鏢手陳武。還有個紫糖色面皮。年約四旬光景的認得是活猿猴孔英。便和周豪大笑。上前與三人拱手相見。馬漢讓入客堂中分賓主坐下。綠俠啓口向陳武問道。陳大哥和孔英弟到此。必有重大公事。可能明白見告。陳武答道。不是俺個人的私事。不妨公佈。俺和英弟在前月下旬。都接到黃俠來函。叫俺們同赴長江下游。相助鄭成功。攻打南京。掃蕩胡氛。重興明室。并約定在這裏會合。那知咱倆到了這裏。等候了半個多月。不見黃俠到來。忽然得報鄭成功已從海道進兵。攻打江南。義軍雲集鎮江。咱們以爲黃俠軍書旁午。不及到此。咱們三人。就駕一葉扁舟。擬赴鎮江。共襄義舉。詎料長江上游已被閩鄂兩省的水師砲艇。來往船隻。皆



須詳細檢查。若有軍裝武器。便不問情由。當作奸細。格殺勿論。咱們三人嚇得不敢渡江。只好離舟登陸。商定由陸路繞道至鎮江。那知行至半途。沿路聽人講張鄭成功正和江南總督郎延佐在寶蓋山前大戰。霍地崇明總兵梁化鳳的援師。從義軍背後殺來。鄭公雖勇。無如腹背受敵。郎梁部下悍將健卒很多。竟把鄭公殺得全軍覆沒。鄭公只賸十人。駕舟航海而逃。鎮江瓜州等失地。盡被梁化鳳克復。清廷接到捷報。特授梁化鳳爲江南提督。賞穿黃馬褂。命他會同閩浙總督李率泰。追剿成功。咱們聽得了這個確實消息。只好廢然而返。你倆是不是從義軍中逃來。遇見過黃俠沒有。綠俠答道。我從燕京到此。正想找尋黃俠及三位。竟會在此遇見老哥。殊出我意料之外。三位可曉得周傑已



被妖婦何玉姑劫往四川去了。所以豪弟急得屁滾尿流。到處找我。好容易在山東道上不期而遇。他纔同我到此與諸位共商援救他令弟之法。陳武卽向周豪問道。賢昆仲素來和白教不通聲氣的。那得會被食人不吐骨的妖婦劫去呢。周豪就把周傑誤聽徐行道的誑語。投入白蓮教的詳細情形。備述一遍。未了說道。懇請諸位同赴南川。援救舍弟出險。感恩非淺。馬漢攙言道。南川地勢險要。九盤山且爲白教的老巢。傳聞妖婦何玉姑善施邪術。有剪紙成兵。移山倒海之能。雖則傳來之言。未必確實。然而她以一婦人。能夠橫行川鄂湘閩四省。清兵奈何他不得。必非好惹的。況且路程杳遠。地陌生疏。要去必先商議妥當。計出萬全。方可入川。倘若胸無成竹。冒昧地趕去。那裏有涪陵江阻隔。經



不起被白教徒預先探悉。派人伏在江邊。以逸待勞。出其不意。打我們個措手不及。這不是耍的哪。綠俠道。兄言誠是。況且失蹤已久。忙不在一時。且待邀到了黃俠。公同議定入川。衆位以爲如何。馬漢說道。黃俠好似無根的浮萍。沒處找尋。你想他約了我們。幫助鄭成功恢復漢室。尙且爽約不來。一時那裏去找他呢。神鏢手陳武攙言道。一個妖婦。到得那裏。何必要找到這個黃髯客呢。原來黃俠生就是個黃髯鬚。所以又稱黃髯客。論他的內外功。實出在座諸人之上。當下馬漢吩咐廚下備酒。替綠俠周豪洗塵。一刹那酒菜紛陳。衆人依次入座。都是同盟至友。用不着你推我讓。由綠俠居首座。馬漢居末座。以外三人隨意入座。酒逢知己。大家開懷暢飲。惟有周豪面帶愁容。停杯不飲。馬漢執壺斟



酒已經三巡。見他酒滴不入口。便道：豪弟何必悶悶不樂。既有這個好機會。遇着我們四個同盟兄弟聚在一處。早晚總須將你令弟設法救出。且請喝幾杯。散席後。卽議進川計劃如何。周豪帶不可却。只好舉杯而飲。當下五人且談且飲。直到黃昏。方纔撤席。馬漢就命僕人替綠俠周豪鋪設睡榻。一面唆茗商議入川方法。馬漢說道：祇就在座五人前去。只怕不敷分配。請陳大哥幫同兩位公郎偕行。原來陳武有二子。長的叫陳剛。次的叫陳烈。兄弟倆白小。得父親傳授武藝。雖不能力敵萬人。却也可稱得百人敵。那活猿猴孔英有個徒弟。叫做吳宏。武藝出衆。慣打人間抱不平。江湖上稱他小俠。可算得小輩英雄。馬漢就命徒弟張超李虎。次日分道往邀。當晚議定分兩起入川。馬漢和孔英各帶徒



弟。雇舟由南溪入川。綠俠周豪同陳武父子跨馬陸行由五龍關入川。約定在涪陵江岸會齊。渡江先到先等。不得有誤。隔了三日。人已到齊。行李也趨裝停當。把各人的武器藏在夾底箱板中。方纔分水陸兩路起行。爲什麼不一起同行呢。就爲時局不靖。逢關過卡。盤查認真。所以將傢伙藏在夾底箱中。結伴過多。尤怕關卡上嚴加追問。來踪去跡。不得已分兩路入川。按下慢表。且說何玉姑。自小跟着父母在江湖上賣解。練得一身好武藝。長成到十七八歲。出落得妖豔非常。不過生性淫蕩。面首多得不可勝數。旋相白蓮教徒八臂哪吒徐鴻孫。結爲夫婦。鴻孫自稱爲鴻儒。友孫精通會講法術。自和玉姑結婚以後。形影相隨。如魚得水。夫婦倆互相傳授玉姑以拳術內功。及十八般武藝。傳給鴻



孫鴻孫便以各種邪術傳給玉姑。玉姑生性聰敏。兼之肯專心致志的學習。約摸一年光景。一切符咒統統學會。所有剪紙爲人。撒豆成兵。呼風喚雨等。都能作法使用。快活得什麼似的。便教鴻俊孫傳播白蓮教。廣收徒弟。遍走川陝閩粵湘鄂各省。以降神治兵爲號召。一般愚民。爭相歸附。教徒雖然發達。不過鴻孫的身體却日漸瘦怯。玉姑依然夜夜要和他同衾共枕。硬生生把個鴻孫吸收得精髓枯竭。變成色癆而死。當時玉姑哭得死去活來。等到百日以後。置之度外。便和教徒劉擎天有了肉慾關係。那玉姑不知從何處學得的採補方法。不消幾個月。擎天亦然被她弄得精神萎頓。日漸尪瘦。自知力不能勝。便以徐行道荐爲替身。那時教徒已有五六千。都奉玉姑爲教主。玉姑老巢本在南川。

九盤山。一路傳教到湘鄂邊境。一夕。玉姑忽然夢見一條飛龍撲到身上。頓然驚醒。次日告知徐行道。行道說道。龍爲君北飛龍繞身。教主應有身爲九五之尊。玉姑一笑置之。尙不敢作非分想。直到鄭成功派人來游說。桂王遣謀士來勸她舉義。玉姑方才決定在湘鄂交界起義。先用檄文露佈。招致四方豪傑。不料被地方長官瞧見了那道檄文。就不動聲色。派兵掩捕。只拘了一個年纔及冠的朱鼎和十幾個教徒。玉姑帶着周傑行道等改裝逃回南川九盤山去了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

第七回 白教徒失敗歸巢穴 奇男子招災陷網羅

且說周傑誤投白蓮教。既在湘鄂交界失敗。應該及早逃歸家中。爲甚還跟着玉姑逃往九盤山去呢。就爲周傑生得面如冠玉。容若塗硃。兼之文武全才。堪稱得白教中的鷄羣之鶴。玉姑一見傾心。要想將他當作後夫。不料霹靂一聲。大隊官兵半夜裏來拿捉。虧得玉姑撒豆成兵。擋住了官兵。纔得與周傑行道等一班心腹教徒。從容逃入川中。捕去的朱鼎。實在是平民百姓。玉姑將他作幌子。詐稱是明室後裔。以便號召四方豪傑。既被清兵所捕。當然格殺勿論。玉姑置之度外。只管帶着周傑等取道逕歸老巢。周傑行至半途歇夜。就想設法逃歸故里。無如



玉姑看管綦嚴。并在周傑前誑言南川居民大半信教。并且官吏營兵。半屬教徒所充。川省早爲吾教根地。只消殺却川督和將軍。全省可唾手而得。然後迎桂王及鄭成功等一班明室忠良。入川共圖大舉。勸你不要灰心。正好烈烈轟轟幹一番大事業咧。周傑信以爲眞。不復思逃。伏伏貼貼。跟隨玉姑回轉九盤山。由教日平魁率着一班教徒趕到半山迎接。於是一起窺入老巢。周傑舉目觀看。見是一座大廈。借着山勢。建築而成。四面有巨石砌成的高牆。房屋不計其數。大門宛如城門。也有十個閘板。建築得非常堅固。他一路回顧。一路跟隨玉姑走到五開間的正廳上。中間設有桌椅。玉姑卽向椅中坐下。平魁就把經手的賬冊呈上。玉姑展閱一過。便向周傑含笑說道。本教信徒。盡屬武夫大抵



勇有餘而才不足。我左右缺少一位運籌決勝的軍師。現在借重長才。担任此職。有福與君同享。惟須常隨吾左右。方可遇事商酌而行。周傑力辭道。俺才疏學淺。況且新來晚到。人地生疎。萬難勝此重任。謹請另委賢能。免誤教事。玉姑笑道。不必推辭。只爲無人能勝此任。此職虛懸已久。君之才調。我已深悉。無用固辭。周傑推辭不過。只好約允担任。玉姑便將各教目分委職司。忙碌了一回。方纔退入臥室。自有女教徒承值。玉姑一面吩咐排宴。一面傳周傑入內飲酒。周傑應命盪入。見盛筵設在臥室中。情知不妙。原來他已知玉姑是個淫婦。心想。我只要坐懷不亂。與她同席共飲。她也奈何我不得。打定主意。就與玉姑入席共飲。並無第三人在座。周傑早料玉姑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停一回兒。必有不



入耳的話兒。強逼我犧牲精神。我雖不是魯男子。却也不是急色兒。不該誤信徐行道之言。自投羅網。正想脫離匪窟。若和妖婦有了肉慾關係。她益發視我爲禁巒。不容我回轉家鄉。我已寫過兩次家書寄遞。哥哥竟無片紙復我。必然家書被妖婦藏過。哥哥不曾接到。家中必然恐慌萬狀。咧。想到這裏。如坐針氈。呆呆地只管在座上發怔。也不把盞。也不下箸。也不曾留意玉姑在那裏注視他。在旁執壺的女郎。叫做燕兒。是玉姑的心腹。既當使女。又算徒弟。也學得一身好武藝。當下玉姑已連喝三四杯玫瑰酒。周傑還只是涓滴不曾入口。玉姑更向燕兒使了個眼色。燕兒已經明白。執着一把白銀製成的酒壺。蹺到周傑身邊。瓠犀半露的說道。嘻。你倒好像做新娘子坐花筵。只是眼觀鼻。鼻觀心。對



着酒杯發怔。想什麼心事呢。我在這裏伺候斟酒。杯中酒已冷咧。換一杯熱酒喝吧。邊說邊把冷酒傾入壺中。重行滿滿的斟了一杯熱酒。連連催飲。周傑答道。你只管去伺候教主。我生平不嗜杯中物。涓滴不入口的。玉姑披着嘴兒說道。勸君喝酒。並無惡意。難道這是蒙汗藥酒。恐怕迷失了知覺不敢喝。我和你調杯對飲如何。說着。伸手把自己面前的酒杯。移置周傑面前。把他面前的杯酒。順手拿回來。湊到櫻唇邊一飲而盡。托着空杯說道。和你照杯。不能夠下我面子的啊。周傑免不得舉起杯來呷了一口。說道。實因量小。兼之這幾天長途跋涉。受了些風寒。入晚嗆咳不得高枕而臥。還請教主原諒。玉姑聽說。向他瞅了一個媚眼。吩咐燕兒退去。燕兒便把酒壺放在玉姑面前。移步出房去。玉姑



自斟自飲了一回。臉泛紅霞，薄有幾分酒意。便媚眼微餞，注視周傑。見他眉目清秀，肌膚白淨，斯斯文文坐在那裏，好似潘安再世，猶如宋玉還魂。不禁春情狂發，心頭癢癢，兒怪難熬的。兩頰熱辣辣，一雙美目中，淫淫然好像在那裏溢出水來。忽覺那個所在濕滋滋，流出了些兒莫名其妙的東西出來。這時依着她的本心，或是換了面首在座，早已摟抱着到臥榻上去大戰一陣。只爲周傑常常坐懷不亂，尙未得嘗異味。當下只好按住了心頭慾火，笑吟吟望着周傑，問道：「你知我是何人？」周傑不加思索的答道：「教主那是頂天立地的女英雄，也就是重興漢室，撲滅胡奴的嬌嬬將軍。」玉姑笑答道：「過譽了。我實是個愛才如命的多情女子。當你來歸之初，見你具有子建般才，潘安般貌，令人愛煞。」




我就指輪算陰陽。纔知我與你三生石上早訂前緣。月下老翁早把紅絲牽引。故得相聚一處。今晚是黃道吉日。這席便是合卺酒。你何不嗜杯中物。和你入房睡覺去吧。周傑聽說暗暗罵聲無恥淫婦。面上仍強撐着笑容說道。教主想必有些醉了。竟然說出這種沒廉恥的話來。不獨有喪教主的身分。咱也是堂堂六尺奇男子。並不是齷齪急色鬼。虧得無第三人在座。以後還請教主自尊自重。要想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。若然持身不正。也能正人。也能成得大事。周傑這一席真是金玉良言。不料玉姑非但不納忠告。反爾老羞成怒。猛的把桌兒一拍。道不識抬舉的東西。竟敢出言挺撞。當面侮辱本教主。我自出生以來。不曾挨人辱罵。你竟斗胆地來教訓我了。這還了得。說到這裏。舉起一



把白銀酒壺劈面向周傑打來。周傑未及離座。忙將腦袋偏過。拍的一聲正打得肩尖上。紅郁郁的玫瑰酒濺得滿身。氣得周傑無名火直冒。竟不顧利害。立起身來惡狠狠說道。勸你以名節爲重。難道說錯了不成。玉姑益發光火。雙手舉起桌子。望準周傑頭上打來。周傑將身躲過。只聽得唵唧唧。幾陣亂響。桌面上山珍海味。碗盞杯筷。一起掀翻在地。那玉姑自有生以來。何曾受過這樣的當面侮辱。她就虎吼也似的一個箭步。猛向周傑撲來。使個餓鷹攫兔的架勢。一插手也周傑迎面打來。周傑也不再躲避。急舉手使個猴子偷桃的架勢。想來拿住玉姑的手腕。玉姑手速眼快。收轉手來。使個海底撈月的架勢。猛向袴下打來。周傑急舉手架過。兩人廝打了一回。不分高下。玉姑霍地靈機一動。



擋過了拳。倏的向房外跳去。向周傑縮笑道。周傑你有胆量跟我到後面空地上。再戰三百合。纔算你是個英雄好漢。能夠勝得我。我纔聽你的教訓。周傑正打得像鬪昏鷄似的。那裏還顧得到有無奸詐埋伏。就破口答道。既入虎穴。難道怕你不成。於是玉姑向斜刺裏奔。周傑隨後追趕。一班男女教徒和燕兒。都弄得莫名其妙。只道他們倆喝醉了。打對手開頑笑。且見兩人都是空手。人家都不注意。當下玉姑向斜刺裏奔了一程。向右折進一座樓屋中。周傑跟踪追入。猛然想得她明明說到後邊空地上。再戰三百合。爲什麼折到這屋子裏來呢。莫不是這裏有機關埋伏的麼。想到這裏。兩足已經踏到室的中央。只聽玉姑大聲喝道。周傑你火性太重。出口罵人。就在這裏等幾天。退退火氣。仔細想



想。姓何的待虧你沒有。他說時。立在最下層的扶梯板上。驀地裏。雙足一蹲。周傑頓覺天搖地動似的。忽見頭上罩下一口鐵網來。正想縱身躍上扶梯。那知上半身已被鐵網。一剎那全身都罩在網中。好似鳥入樊籠。網用鐵絲製成。有眼能通空氣。外望一目了然。只見玉姑兀立在扶梯上。含笑地說道。好小子。叫你睡涼床錦被。偏偏你不受抬舉。只好叫你做幾天網中魚。飢有得食。渴有得飲。倦有得睡。但願你早一日覺悟前非。就早一日恢復自由。說吧。逕穿後戶而去。要知周傑如何脫身逃出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回 夜半聞哀啼聲聲淒咽 燈前訴禍患語語驚奇

且說周傑是個有血性的俠士。瞧見玉姑用狐媚手段。引他作面首。他便直言拒絕。觸怒了玉姑。竟然動手廝打。被玉姑引入機關埋伏處。所將他軟禁在鉄網中。他初以爲細細鉄絲。容易拉破。於是兩手插入網下。打算拾牠起來。就可逃出牢籠。那知不拾不動。一經用力拾起。忽然觸動機關。周圍打下無數鋤刀。虧得連忙放手。險乎鋤去兩手。只好耐着性等。在網中。一日三餐。由燕兒從樓板穴中懸籃而下。飯菜頗爲適口。有時燕兒拿着茶壺走來。問周傑可覺得口渴。思飲麼。周傑答道。可望而不可接。怎能解我的口渴呢。燕兒就把壺嘴塞入網眼。周傑就壺



嘴狂飲。一口氣喝去了半壺香茗。燕兒說道。看你生得眉清目秀。怎麼不識好歹。不辨美惡。好像個瘋漢。教主抬舉你。要你伴寢。真是無邊豔福。他人求之而不得。你爲什麼出言挺撞。如今可覺懊悔呢。周傑慨然答道。我懊悔投入了白蓮教。教主如肯放我下山。殊深感激。若說要我伴寢。除非日出西方。燕兒惡狠狠的瞪了周傑一眼。不作一聲的走開去咧。按下周傑被拘。且說綠俠周豪及陳武父子。由湖北取道入川。那周豪救弟心切。恨不得插翅飛到九盤山。所以不由大道按站而行。却從小路向涪陵江而來。一日。行抵葫蘆溪相近。天已昏黑。只好找尋客店投宿。那處小地名叫做網船市。河岸邊一字兒停泊着無數網船。當下綠俠等由店小二招接到裏邊。馬匹自有人帶去。看定了一間大客



房。大家終日奔波。精神都覺疲倦非常。叫店家隨便弄幾色飯菜。五人團坐果腹。綠俠自從在山東道上誤投黑店以來。就此旅行戒酒。以防再鬧出亂子來。當下各人聚餐告終。盪到客房中略事運動。陳氏父子先行倒身榻上。一剎那已酣然睡去。周豪亦然朦朧入夢。那綠俠是四十向外的人。氣血漸衰。並且有擇席病。躲在榻上。一時不得熟睡。霍地一陣哭聲。送入耳鼓。隱約自東隣傳來。哭得十分悽慘。綠俠正在翻來覆去不得熟睡。忽被這一片哀若猿啼的哭聲。鬧得心發暴躁。他就一槪劣坐起身來。穿鞋下床。盪到窗櫺間。推窗望去。一陣冷風細雨。撲面吹來。夾着那片嗚嗚咽咽。斷斷續續的哭聲。頓覺毛骨竦然。不禁引動了他的義俠心腸。側耳靜聽。好似婦女的聲音。心想奇呀。何來這種哭



綠俠 第八回

四

聲呢。好似有兩個喉音。在那裏帶訴帶哭。個中必有冤枉事。我不曉得便吧。既然聽得了。倒要去探個水落石出。否則這個悶葫蘆放在心頭。益覺睡不穩咧。打定主意。披了一件大氅。就從窗口縱出。從屋面上直向那哭聲尋去。躡過兩間屋面。聽得那哭聲就在下面小戶人家的破屋中傳出。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。使個飛燕尋巢式。一聳身躍到庭心裏。定神觀看。只見是三間平屋。左邊一間屋子裏有燈光透出。連忙踱到窗前。從隙縫中向內窺探。見是一間臥房。有個年約五十多歲的老嫗。和一個十七八歲的女郎。正在燈前對哭。忽聽那老嫗嗚咽着說道。琳兒。你也不用悲傷了。只怨你命苦。自小沒了父親。跟着我募母撫養成。人。滿指望你面貌生得不錯。總可給你配個相當夫婿。却不了會被



河伯老爺看中。要娶你去做妃子。你明晚前去。總算是登了仙界。不過
瞞我一個兒等在這裏。舉目無親。但望早死一日。少受一日痛苦。你也
不用哭了。說到這裏。淚出痛腸。嚎啕大哭。原來這一對是母女。老母叫
許裘氏。少女叫做許秀琳。當下秀琳說道。媽媽。你也不用哭了。橫豎人
生百歲。總是一死。我此去不管他是仙是妖。惟拚一死。先用忠言規勸。
叫他將我送回。不要再等在這裏。傷害居民。他若答應便罷。不答應。我
帶着并州快剪。先刺他的咽喉。刺得中。女兒或能活命。刺不中。我就回
手自殺。你也不用思念我。譬如沒有我這個苦命的女兒。你不是一般
的。也能過活麼。說罷。母女倆又嚎啕大哭。不止。綠俠在窗外探聽得。一
字不遺。雖知是河伯要娶這少女去做妃子。究竟內幕如何。尙未明瞭。



心想闖入室中間個明白。只恐祖孫倆嚇昏了。當我是河伯化身。但不肯直告。只怕用并州快剪奉敬。算什麼呢。還是回寓歇吧。正想縱身上屋。忽又轉念。我若不加援手。眼見祖孫女倆的生命都要結果。常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。何況兩命。豈容袖手呢。畢竟祖孫倆誤會我是歹人。不以真言見告。我纔回寓睡覺。答不在我咧。主意打定。蹺到房門外一邊伸手輕輕敲了兩下。一邊說道。裏邊不要驚慌。我來援救你們琳姑娘的祖孫倆。初聞敲門聲。嚇得非同小可。只道是河伯來拜認岳母咧。及聽得說是來援救琳姑娘的。方才轉悲爲喜。却又不敢去開門。綠俠兀立了一回。說道。我是暫住間壁的旅客。聞得你們倆哭得悽慘。不過一片熱心。想來援救琳姑娘。並無惡意。趕快開門。有話探問。




你們咧。裘氏聽得清楚。方纔急急披衣出門。叫的一聲。孫俠。孫俠。含笑說道。有話詢問。只好走入房來。恕我唐突。說罷。移步入房。祖孫倆。見是個素昧生平的男子。面貌和藹可親。尙不十分畏懼。裘氏劈口問道。大門未開。不知相公從何到此。綠俠就以直告之。末了說道。我是個慣打人。問抱不平的俠客。眼見你們琳姑。將被惡人騙去。不忍坐視。特來探問始末。那個河伯老爺。現在那裏。由誰人作主。要納你們琳姑爲妃子呢。裘氏說道。多謝相公熱心垂問。請坐了。容我詳細告稟。綠俠卽向木櫬上坐下。母女倆並坐床沿上。裘氏方纔說道。這裏小地名叫做網船市。你可瞧見河中泊着的船。船船約摸有一百多。有的捕魚。有的走江湖。總之都不是好人。東市橋原有一隻破廟。供奉的是他水數年。



前搖網船的周二。在葫蘆溪捕魚。撈着了一尊木質雕成的神像。他就當作活神仙。叫做河伯老爺。供奉在水仙廟裏。一班網船幫。都去燒香許願。居然有求必應。香火日漸興發。周二便算該廟的住持。并激當地一班游民入社。做佛會。待神道。強逼當地居民去燒香。前年西市梢沈巧福的女兒大姑。失足落河身死。周二便在市上揚言。巧福的女兒是我們河伯老爺看中了。要將她納爲妃子。帶往仙界去。幾次托夢大姑。大姑置之不理。河伯老爺勃然大怒。將他打落河中。沸沸揚揚。鬧得遠近皆知。去年秋間。忽然周二挈同該廟四個叩鐘頭。挨戶詢問有無子女。遇着有十七八歲的大姑娘。就將姓名落在簿子上。調查既竣。便請有大姑娘的父母到廟裏。周二便當衆宣佈。河伯老爺托夢於我。現在



要於本市衆閨女中選一妃子。挈往仙界同享清福。那末叫我選了那一位好呢。纔定個公平辦法。把各閨女的姓名寫在一方紅紙上。折疊抖亂。放在神案前。請你們公推一人。至神案前拈取一鬮。展視。拈着是誰。次晚必須送到廟裏。當時大家面面相覷。無人理會他。周二寫齊了閨女的名字。我們秀琳也在其內。所以我也被邀到場。那周二見沒人理保我。便惡狠狠的向衆人說道。你們敬酒不吃。要吃罰酒。沈巧福的女兒正在那裏討替身。觸怒了河伯老爺。只消他一舉手。那家的大姑娘便卽落河身死。衆人聽了。都嚇得六神無主。周二連連催促。衆人不得已。公推趙松至神前拈鬮。展開一看。活該是沈成衣的女兒。巧妹晦氣。當下好似判了死罪。大家散去。沈成衣回去。父女嚎啕大哭。也和我



這時差不多。上年是沈成衣犧牲了一個女兒。送了去尸首不見。影踪全無。弄得大家疑神疑鬼。莫名其妙。不料今年犯到了我身上來。拈着了我們秀琳。整備明晚送去。生離死別。只在今宵。我們母女倆是相依爲命的。遇此飛來橫禍。那得不要哭斷肝腸呢。說罷。母女倆又抽抽咽咽哭個不住。綠俠勸阻道。哭是無益的。明晚你們只管把琳姑送去。自有我等在那裏援救。接着吩咐琳姑道。你到了廟中。不必懼怕。有我守在暗中。要看破周二弄的什麼玄虛。纔能爲一方除害。裘氏說道。聞得周二和四個卯簿頭。都是白蓮教徒。廟中且有武器。相公你一人前去。只怕雙拳難敵四手。如之奈何。綠俠答道。同伴五人。都是會武藝的。你倆高枕無憂。不要再啼哭了。明天你倆照常預備。不要到客店來找我。



明晚廟中再見吧。說着離座出房。母女倆連忙抬身相送。還想請問姓名。那知綠俠身子一蹲。好像飛鳥似的。已登屋頂。一刹那已人影不見。咧。裘氏瞧着不覺轉悲爲喜。合掌唸道。南無阿彌陀佛。救苦救難。廣大靈根。觀世音菩薩。曉得我們災難臨頭。特遣此天神似的英雄來援護我們琳兒。謝天謝地。說着連忙跪地向空拜謝。原來她終年朝朝點香唸佛。常年茹素。心腸極爲慈善。老天不負善心人。故爾急難臨頭。憑空會有救星從天而下。可見善惡到頭總有報。舉頭三尺有神明。行善人到底不吃虧的。欲知綠俠如何援救琳姑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綠
俠
第八回



第九回 綠俠仗義救村姑 秦豹棄佔作鄉導

且說綠俠仍由屋面上回到旅室中。聽得四人依然鼾聲迭作。皆在夢中。他就解除大斃。一歪身橫倒榻上。閉目休息。仍不能入夢。聽得街坊上的更鼓已敲五下。隣家的哭聲歇止。惟聞屋面上雨聲滴瀝。一剎那上窗上已現曙色。鄰鷄喔喔亂啼。接着聽得間壁房間裏的旅客起身盥漱。有的套車有的備馬。鬧作一團。這時周豪和陳氏父子也先後披衣下床。綠俠心想。我既允許援救秀琳。勢必要在此耽擱一天。但是周豪救弟心急。倘和他直說。必然要怪我多事。硬把着我動身的。還是裝病賴在榻上吧。想到這裏。閉目裝假睡。周豪和陳氏父子梳洗停當。仍



不見綠俠起身。周豪走到榻前喚道。俠哥。時光不早。請起身盥漱啓程吧。綠俠張開睡眼答道。愚兄身子不快。兼之雨聲淅瀝。蜀道難行。讓我將息一回再說吧。周豪問道。老哥有什麼不快。可要去請醫生來診察呢。綠俠答道。發勞傷用不着服藥的。昨晚一夜不得人睡。這時疲倦得很。讓我靜養片刻再說。周豪信以爲真。只好和陳氏父子三人走出客店。找尋麵館進早點。那綠俠直到晌午時候方才起身盥漱。周豪等剛正回來。見綠俠正在房間裏洗臉。周豪問道。貴體健康麼。今天可能動身麼。綠俠答道。半天已經過去咧。且到來朝早些動身吧。周豪只好唯唯答應。就在客店裏進午餐。午後雨止放晴。五人一起出外游玩。盪到東市稍。只見河伯廟裏懸燈結綵。好像辦喜事。綠俠心裏明白。便和



四人蹇入廟中。見是三間間的殿廳。中間供着河伯的神像。神額上插着金花。神袍上披着紅綢。神案上供着三牲香燭。香煙繚繞。有五六個兒童在那裏戲耍。綠俠故意向他們問道。今天可是慶祝河伯生日。一個快嘴兒童答道。不是生日。是河伯老爺納妃的大喜日子。綠俠問道。妃子娶來沒有。兒童答道。要三更入廟。綠俠邊向後面蹇去。邊向陳武說道。河伯娶婦。春秋時代。曾經有過的。不料相隔數千年。此風依然未絕。這也從那裏說起。當下前後走了一遍。回到客店裏。綠俠又向店家探問河伯選妃有無其事。店家以直告之。綠俠咄咄稱怪。店客又道。此回選定的妃子就是東隣の許秀琳。真是一個玉潔冰清的小家碧玉。昨天整整的哭了一日一夜。家中祇有母女倆相依爲命。如今名爲



出嫁無異死別。莫怪母女倆要哭斷肝腸。周豪聽說。勃然大怒道。這裏難道沒有衙門。可以呼冤的麼。店家太息道。衙門在縣城裏。相距一百外里。兼之是那貧苦老嫗。有何能力去告狀呢。周豪又道。難道當地沒有公正保長的。店家答道。這個把戲。就是保長等出的主意。究竟內幕如何。不得而知。周豪再欲發問。被綠俠拖到房間裏。附耳說道。這裏耳目衆多。不宜多言。停一回兒。我和你暫到廟中去。窺探個水落石出如何。陳氏父子也願同去。綠俠說道。結伴同去。只怕惡奴逃遁。還是分道從上下兩路趕去。躲在廟中。定有好戲看咧。商議既定。陳武便命兒子在客店門前探望。直到半夜。方見一班網船幫中的游民。抬着一乘花轎。前導以河伯府的紅字燈籠。花轎後面跟着四個護衛。興高采烈。從




客店門前經過。這時剛敲三更。居民都已深入睡鄉。由他們搶着許秀琳直到河伯廟中停轎。將秀琳扶到後面廟房中。床鋪桌椅應有盡有。算是河伯的臥室的。秀琳四面瞻望。不見昨夜的壯士。心中很爲焦急。且把她擱在廟中。迴筆再叙陳剛陳烈兄弟倆瞧見花轎拾過。就轉身入房報告。綠俠便同四人各執傢伙。從屋面上連躡帶縱直奔河伯廟而來。但見廟中燈燭輝煌。一班接新娘的游民。都從廟中走出。有的執着酒壺。有的托着菜肴。回到船上去歡呼大嚼咧。綠俠便和四人從屋面上躡到河伯廟的正室屋脊間。向下瞭望。瞧見秀琳兀坐在廂房中。嚶嚶啼哭。燈火點得通明。桌上放着一席花筵。兩副杯筷。再望到後邊一張涼床上紗帳鉤起。紅色的絮被鋪設得齊齊整整。綠俠看得笑也。



不是氣也不是。依着周豪馬上跳下去。先將許秀琳救回。隨手放一把野火。將這河伯廟化爲灰燼。免得日後再遺害當地居民了。綠俠攔阻道。這個河伯。決定不是妖魔。必是奸徒借此作惡。今晚必然要出來。諒我們五人總敵得過他的咧。話聲未絕。頓起一陣狂風。似乎從廟前吹來。綠俠覺得風中含有些腥臭氣。便向周豪低低說道。奸人也是白蓮教徒。有些小法術的。這陣風來得怪異。奸人要來咧。於是五雙眼睛都向下注視。只見一團黑影直撲到廂房中。向桌子前站住。綠俠仔細望去。見是個彪形大漢。身高七尺向外。全身都是古裝打扮。大概和木雕河伯的裝束仿佛。面如鍋底。鬚頭鼠目。連鬚鬚倒捲如蝟。形狀十分可怕。見他向秀琳猶笑了幾聲。就踞座大嚼。不多一回。壺酒菜肴都已



吟個乾淨接着進來兩個相貌凶惡的壯漢。也都是古裝打扮。站立兩旁。聽那黑臉大漢的使命。這時黑漢已帶有幾分酒意。又向秀琳狂笑了一陣。向兩個壯漢吩咐道。你倆且退去。黎明來接妃子。駕舟上天。不得有誤。壯漢唯唯而退。黑漢立起身來。蹶到秀琳面前含笑說道。本神奉玉帝聖旨。派下人間。鎮壓河道。此番你得獲選妃嬪。也是你的福分。吉時已到。同你榻上去歡會一番。天明就要接你到本神宮院中的。說着。伸手來摟抱秀琳。好個許秀琳。全無半點兒懼怯。倏的伸起右手。執着并州快剪。直向黑漢咽喉中刺來。可憐一個手無縛雞力的弱女子。任她拚死奮鬥。那裏敵得過黑漢。并州快剪被黑漢夾手奪去。霍地猶笑一聲。伸着兩隻蒲扇似的大手。要想摟抱秀琳到榻上去。秀琳欲逃。



不及她就一奮身猛向黑漢當胸撞去。無如脚小力微。不曾撞倒黑漢。反被他攔腰抱住。好像餓虎撲羊似的。摟着向床前盪去。秀琳掙脫不得。便張着櫻口。向黑漢右臂上。盡力子咬下一塊肉。黑漢疼痛難當。勃然大怒。一手舉起秀琳。向地上猛擲。巧不過周豪正從屋上使個飛燕入帘之勢。縱身入室。雙手把秀琳接住。同時綠俠和陳氏父子。都像飛鳥似的。躍到廂房中。陳剛陳烈各執短棍向黑漢奔來。陳剛大怒道。惡奴。你敢裝神作怪。污辱良家閨女。這還了得。說着使個雪花蓋頂的架勢。攔頭一棍打下。那黑漢早已抽取背上單刀在手。急舉刀架過。陳烈舉棍向黑漢下盤打來。黑漢急舉刀擋過。於是接住廝殺。綠俠正待上前拿捉。已被陳剛一棍把黑漢打倒。遂被陳烈夾背一腳踏住。正擬舉



棍結果他的性命。綠俠喝阻道。住段。留得活口。方能追問他的餘黨。說着。解下絲帶。把黑漢的四肢緊緊縛住。綠俠正想向他究問。忽然周二帶着四個壯漢闖然入室。各執着木棍。本想來動手的。及見綠俠等五人。執着雪亮的刀劍。一色夜行打扮。曉得不是好惹的。周二就裝着笑臉。向綠俠說道。好漢不用動怒。許姑娘既然不肯出嫁。儘管回去好咧。綠俠日間來過。認得他叫周二。是廟中的住持。便向他說道。你把作惡的始末情形。說個詳盡。馬上離開網船市。饒你們一死。倘敢撒誑。唐突莫怪。我們刀下無情。周二實逼處。此不敢不以直對。便向綠俠說道。俺叫周二。向操水面住涯。直到撈得了一尊神道。說到這裏。指着黑漢續言道。給俺們師父觀看。說是河伯老爺。專管內河事宜。網船幫應該供



奉香烟。俺就把河伯送到這裏供奉。不料靈應卓著。香火日益發達。俺就這裏當做住持。綠俠問道。你們師父是做什麼生的。裝神選妃。是誰出的主意。究竟騙取女郎。要到什麼地方去的。周二答道。師父叫賽尉遲奉豹。原是白蓮教徒。祇因官廳嚴拿。不得已帶了一班徒弟。藏匿在俺們的網船中。苦無出息。爲飢寒所迫。纔想出這個裝神選妃的把戲來。騙得了女郎。載往他方傳養。原知是犯法的。以後洗心革面。不再爲非作歹。懇祈諸位好漢。放了俺們師父吧。綠俠說道。秦豹既屬逃犯。尙不知改邪歸正。再敢幹這惡事。簡直死有餘辜。接着便向秦豹問道。你是白蓮教徒。爲甚不到九盤山去。投奔何玉姑呢。秦豹答道。俺本是九盤山出身。只爲面貌猙獰。不當玉姑意。只充得一名探子。私自在外做



了殺人越貨的勾當。被捕役查悉他的來歷。遂往九盤山向玉姑索俺。玉姑說。因秦豹不守教規。早已驅逐出教。你們自去躡緝吧。故爾俺和九盤山早已脫離關係。那玉姑只愛美貌男子。心肝臟腑都肯給他們。像俺這般貌醜。一些兒不曾得着她好處。妖法也不會教過俺一件。以致流落到這般地步。綠俠心想此人倒是個大好鄉導。而且他與玉姑有嫌隙。定肯助我一臂。不如收爲己用。地方上少一害馬。我們却可得一幫手。打定主意。親自替秦豹解除束縛。便道。我們要往九盤山去援救一個朋友。你願意替我們做個鄉導麼。秦豹大喜道。願意。九盤山埋伏重重。非有鄉導。容易誤蹈陷阱。請問好漢尊姓貴友如何。夫陷九盤山的呢。綠俠便和盤托出細說一遍。那時天色已明。綠俠便叫陳剛送



綠 俠 第九回

一一

秀琳回家。綠俠誥誡周二以後不准再有法外行動。周二唯唯答應。綠俠等便叫秦豹更換尋常裝束。帶着他同回客店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回 周豪探山聞密語 黃俠揮劍破妖兵

且說綠俠等雖然耽誤了一日行程。仗義援救了許琳秀。并且還得着了一個熟識九盤山的好鄉導。大家都很高兴。當下回到客店中。算清宿費。正擬備馬登程。忽見秀琳母女倆跟着陳剛攬來。裘氏搶步上前。仆翻身向綠俠叩頭拜謝救女深恩。綠俠即便將她扶起。只好閃過一邊說道。路見不平。拔刀相助。是我們分內事。何用拜謝。趕快請起。現在河伯老爺已我們結爲朋友。同往南川去。你們可以高枕無憂咧。說着哈哈大笑。秦豹却羞得黑面孔變成了紫面孔咧。許氏立起身來。誠懇道謝。即同秀琳回去。綠俠便叫秦豹去雇了一匹牲口。於是六人一起



上馬登程。取道向南川而來。在湖北動身時候。綠俠和馬漢孔英約定。在涪陵江邊先到先等。會齊渡江。馬孔等由南溪水道入川。綠俠等由陸路赴川。一日。行經石碛。時已日薄西山。遂投逆旅安歇。綠俠向秦豹說道。明天午後可抵涪陵江邊。還須在那裏等候五個同伴。不知江邊有無客店的麼。秦豹答道。客店雖有。去不得。還是從彭水赴九盤山去爲妙。綠俠訝然問道。爲什麼不能到涪陵江去呢。秦豹答道。現在妖婦從湖鄂敗回九盤。必然以涪陵江爲第一重門戶。江邊密布暗探。從前俺當過探子。就在涪陵江邊。因爲只有十二兩紋銀一日不夠用。不得已在江邊攔劫過路客商。犯了血案。纔逃往網船市住足的。咱們從彭水小路而行。那條路以前不派暗探。現在也不會有探子的。綠俠皺眉。



說道。已和同伴約定在那裏會齊。勢不能不去。這便如何。周豪說道。俺和秦豹由彭水而行。你們四人扮作客商。到涪陵江邊會齊。馬大哥等渡江。接着向秦豹問道。九盤山近處有無歇宿所在的呢。秦豹答道。距離九盤南山三里光景。有個小村落叫做橫溪。雖無客店。有一所武侯廟可以借宿。正在那裏會齊吧。次晨就分道而行。先說綠俠及陳氏父子。跨馬登程。直到涪陵江岸四面瞭望。並無船隻停泊江邊。料必馬漢等由水路趕來。路程較遠。尙未趕到。就在江邊找尋客店。只見有一幅市市招寫着涪陵客店四字。隨風招展。綠俠招呼陳氏父子下馬離鞍。已有店小二含笑走來招接。帶馬到店後空地上喂料。綠俠等四人走入店中。見是飯館連客棧。三明兩暗的店面。後面有七八間客房。就選



定一間。吩咐店家整備飯菜果腹飯罷。陳剛兄弟便往江邊守候。馬漢等一班人。當日守了個空。直到黃昏。只好回寓安歇。次日依然不見馬漢等到來。常言道。等人心慌。綠俠等只道他們半路出了岔枝兒。焦急非常。直守到第三日黃昏。方見馬漢孔英帶着三個徒弟。共坐一葉扁舟。抵江岸停泊。陳剛瞧見孔英的徒弟吳宏兀立船頭。連忙惹去招呼道。吳宏哥。怎麼此刻纔到。我們來了三日。眼底幾乎望穿。這時馬漢孔英同着張超李虎等陸續一逕登岸。陳剛上前一一招呼。馬漢說道。難爲你們等得苦了。邊說邊跟着陳剛逕到客店中。和綠俠陳武等相見。綠俠劈口就問道。那得接延到這時候纔來呢。馬漢悻悻然答道。以後出門發誓不走水路。咧。逢關過關。不管空船貨船。一律要等候看。



艙以後。方許過去。若說傍晚到關。要守到次日早餐時候纔來看艙。而且俺們的武器。幾乎被關上沒收去。虧得繫在船舵上。沈入水中纔得保全。你想麻煩不麻煩。接着問道。周豪弟往那裏去了。綠俠答道。他已從彭水小路先往九盤山去咧。接着把在網船市收服秦豹的始末情形。細說一遍。末了說道。忙不在一時。索性來朝渡江吧。馬漢唯唯答應。正想回船安歇。叮囑綠俠等來朝早些落船。話聲未絕。只見一個大漢闖然入室。抱拳向衆招呼。一邊含笑地向綠俠問道。兄台從那道而來。來朝渡江。望那道而去。綠俠見大漢突如其來。盤問來踪去跡。不言可喻。是九盤山的暗探。就答道。我們從湖北來。將往南川選購藥材布疋。咱們都是商客。大漢道聲驚擾。轉身而去。當晚馬漢等回船睡覺。綠俠



算清房飯金。方纔睡覺。直到黎明醒來。喚起陳氏父子。不及梳洗。匆匆落船渡江。按下慢表。且說橫豪救弟心急。回了秦豹。急煎煎趕到模溪武侯廟中。住持老道清風和秦豹素來相識的。見面之後。推說相約一班教友。到九盤替教主祝壽。暫借此間耽擱三四天。不吝酬謝。周豪隨手摸出一塊碎銀。遞給清風。以作膳宿費。清風道謝收受。就去煮備酒肉飯。供給他們倆。周豪守了一日。不見綠俠等到來。便向秦豹說道。我們倆今晚先去探山。趁山中未曾防備。容易暗探秘密。秦豹深表同情。等到黃昏。兩人換好夜行衣。背插鋼刀。越牆出廟。逕向九盤山連躡帶縱而來。但見圓月當頭。冷風刺骨。行不多時。一座黑越越的高山。屹立在眼前。周豪暗想。這必是舉世聞名的九盤山了。他倆就鼓勇登山。直奔



到巨宅傍邊。見是一座山石砌成的高牆。約摸有五六丈高度。周豪就輕輕拍掌。於是各使個猿猱昇木的架勢。躍上牆頭。周豪居高望下。見前面五進都是平房。後面兩進是樓房。樓房上下及左右廂房中。都有燈光射出。似乎有人影往來。那秦豹忽然湊到周豪耳邊。低低說道。下面都有機關埋伏。不可冒昧落地。且隨我從屋面上進去吧。周豪把頭點點。就跟着秦豹一路飛簷越壁。奔到第六進樓屋傍邊。揀一個僻靜所在。秦豹先行悄沒聲兒躍下。周豪跟踪跳下。一同悄悄地蹙來。從東首廂房前經過。裏面有燈光閃動。窗櫺上現出兩個人影兒。并聽得咕咕價一陣笑聲。他倆就俯身窗前。向隙縫中瞧去。只見室中陳設幽雅。半像書室。半像臥室。靠北壁間。放着一張楊妃榻。榻上鋪着錦褥。一個



約摸花信年華的婦女。斜拴着橫倒在榻上。還有個眉清目秀。齒白唇紅的男子。坐在身邊。唧唧噥噥講情話。一邊還做出搖蕩的動作來。周豪是個俠士。不慣看這種醜態。正想轉身走去。只聽那婦女說道。周傑那個小子。簡直是個瘋漢。因在鐵網中已有七八天了。咱命燕兒去勸過他幾次。依然不貴嚴從。這也從那裏說起。個男子說道。願者生。逆者死。勸得醒便醒。勸不醒還是死。連殺却。免得被他哥哥找到這裏。要鬧出大亂子來的。周豪聽到這裏。驚喜交集。倏的掉轉身來。拖着秦豹。悄悄地蹣到廂房後面。向秦豹耳邊問道。鐵網室在那裏。舍弟被囚在內。速去救他出來。免遭毒手。秦豹向後邊一指。引着周豪走到第七進樓房右首。蹣入一間小閣中。眼前一口鐵網。網中燈火透出。周豪定睛張



望見一少年橫靠在鋪板上。正是胞弟周傑。不敢出聲叫喚。就抽出背上鋼刀。望準鐵網上。刷刷兩刀。秦豹連忙說動不得。已經不及咧。鐵網絲毫不曾損壞。震動了網上三百個銅鈴。一陣鈴鈴之聲。響個不住。八個看守鐵網的教徒。聽得網上鈴聲響得詫異。連忙各執傢伙。從閣後奔出。瞧見兩個奸細。就齊聲嚷道。拿捉奸細。說着擁上前來。圍住周秦兩人廝殺。秦豹一邊拒敵。一邊向周豪說道。身陷虎穴中。走爲上着。周豪應道。上盤去吧。說着擋過傢伙。躍登屋檐。秦豹亦然一躍登屋。便同周豪使展飛行功夫。從屋面上急急奔逃。耳內但聞亂鑼聲響。高嚷捉奸細。一霎時約有二三百個教徒。躍登屋頂。四面追來。周秦倆且戰且奔。無如雙拳難勝四手。四手還怕人多。殺退了一排。前面又有一排教




徒擋住去路。虧得周豪奮勇當先沖殺。秦豹斷後。好不容易逃上石牆。一起躍到地上。聽道下山。那知何玉姑同徐行道正在楊妃榻上幽會。聽得敲亂鑼捉奸細。兩人連忙穿好衣服。躍登屋頂追趕。誰料兩個奸細越牆而遁。玉姑躍登石壁。那時東方已白。瞧見兩個奸細奪路奔逃。她就唸唸有詞。伸手向空一指。邪術果然利害。周秦兩人忽見眼前一暗。等到定神觀看。只見面前白茫茫一片大海。阻住去路。原來玉姑使的移山倒海的邪術。周秦倆雖知是邪術。無如眼前一片汪洋。瞧不見山路。只好沿海亂奔。後面數百教徒。愈追愈近。周秦倆只好掉轉身來。接住廝殺。遂被衆教徒圍在垓心。虧得教徒本領平常。不能戰勝兩人。然而周秦倆要想重圍。却也不易。周豪心想。久戰必然被擒。還是殺條血



路邊生咆。便大喊一聲。讓我者生。擋我者死。說着奮勇舞刀。殺出重圍。秦豹隨後殺出。望着東北方奔逃。而前大海已沒有。霍地徐行道帶着一隊妖兵。截住廝殺。又把周秦倆圍住。混戰多時。殺得秦豹兩臂痠麻。周豪也殺得汗流浹背。這當兒霍地從山谷中衝出一馬。馬上坐着一個俠客。仗劍沖入重圍。劍到處妖兵倒地。原來都是紙剪成功的。徐行道見妖法已破。早已用隱身法。逃到影踪全無。周豪舉目觀看來者非別。就是大名鼎鼎的黃俠朱復。欣喜欲狂的問道。復哥何從得悉我們在此。特來相救呢。黃俠答道。此地非講話之所。下山細談吧。於是兩人步行。一人跨馬。逕歸武侯廟。却巧綠俠馬漢陳武孔英等剛正趕到。見了黃俠。馬漢很詫異的問道。復哥遍處找不到你。怎麼你也在這裏呢。

緣俠第十回

一一一



原來馬漢尙未曉得周豪去探山咧。當下黃俠答道。俺與周豪弟相遇實出意外。俺往峨嵋山懇請非非長老。同往燕京入宮行刺。他不允但替我袖占一卦。說俺此番定告成功。不必請人幫助。俺纔辭別而行。在路上聞得九盤山妖婦猖獗。順道到九盤探個明白。不料相救了豪弟。你們到此可是剿滅白蓮教徒麼。周豪接口道。舍弟被囚在九盤山鐵網中。俺昨晚冒險探山。已目睹舍弟。只因震動了網上銅鈴。纔被妖人追殺到半山。若無復哥相救。亦然被妖婦捉去咧。馬漢等方纔明白。欲知黃綠二俠破滅九盤山及黃俠入宮行刺順治等各種緊要情節。且待第二集黃俠書中表明咧。

